皇清經解續編

嘉仁12
698
805

D 12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六十二

南菁書院

德清俞樾蔭甫著

羣經平議一

周易一

初九 乾

正義曰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

樾謹按八卦成列本皆三畫之卦因而重之則皆六畫之卦乾以一爲一畫坤以一爲一畫不得以乾爲三畫坤爲六畫

也如其說將震坎艮爲五畫卦巽離兌爲四畫卦乎然則前
一說不可通矣其後一說以老陰老陽爲說自不可易而究
其所以爲老陽老陰者則徒執揲蓍之數以求之夫揲蓍之
數人之所定非天之所爲也聖人何爲必以九爲老陽七爲
少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乎是必有一定之理先儒未有能
見及者今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周書武順
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是其義也說卦傳曰參天兩
地而倚數正義引鄭注曰三之以天兩之以地竊謂九六之
數起於此矣乾卦三陽陽之數三三其三則爲九故九者乾
之數也坤卦三陰陰之數二三其二則爲六故六者坤之數
也以是推之震坎艮皆一陽二陰其數七巽離兌皆一陰二

陽其數八易用九六不用七八者用老不用少統于尊也
是聖人卽本此數以揲蓍凡三少則所存者三十六四之得
九是爲老陽三多則所存者二十四四之得六是爲老陰一
少兩多則所存者二十八四之得七是爲少陽一多兩少則
所存者三十二四之得八是爲少陰夫九與六所以爲老陽
老陰而七與八所以爲少陽少陰者卽本乎八卦之數非以
意爲之也明乎此而用九用六之義可無疑矣

夕惕若厲九三

樾謹按近讀以夕惕若爲句武氏億經讀攷異謂漢唐舊讀
竝連夕惕若厲爲句引淮南子人閒訓漢書王莽傳說文髑
字注風俗通義後漢書謝夷吾傳爲證今按近讀固非漢唐

舊讀以夕惕若厲四字爲句實亦未得此當以夕惕二字爲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猶言終日乾乾終夕惕惕也語有繁簡耳若厲二字自爲句猶夬九三言若濡萃初六言若號也文言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雖危二字正解若厲之義然則漢唐舊讀其亦未可從矣

坤象辭

釋文曰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

樾謹按說文土部坤下並無作巛重文川部曰巛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巛距巛是巛卽川字非坤字也疑巛當讀爲順說卦傳乾健也坤順也而乾卦古卽謂之健象傳天行健卽天行乾也乾卦謂之健故坤卦謂之順矣此作巛者乃順之假字順從川聲古文以聲爲主故順或作川說文叕部曰叕古文以爲賢字可部曰哥古文以爲歌字然則以川爲順猶以叕爲賢以哥爲歌矣孔子贊易旣正其名曰坤而古文流傳至漢世尙有存者是以孟郁修堯廟碑作巛史晨祠孔廟奏銘作巛卒史碑作巛韓勑修孔廟後碑作巛史晨祠孔廟奏銘作巛魏修孔子廟碑作巛皆是隸書川字至陸德明作釋文時尙有作巛之本而皆莫識其爲順之假字近世學者或謂巛六畫不連連者是川字豈爲區別更失之遠矣

履霜 坤初六

釋文曰鄭讀履爲禮

樾謹按履霜之義明白無疑鄭讀爲禮義不可通疑鄭氏所

據本作禮霜鄭注則曰禮讀爲履盍禮履聲近而義通禮記祭義篇禮者履此者也白虎通禮樂篇禮之爲言履也禮霜卽履霜經文作禮鄭破假字而讀以本字乃解經之恆例後人用注說改經文又以既改之經文改注而陸氏承其誤耳經典中如此者甚多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舉周禮葙讀爲鉏蜮讀爲蝈數事可證

小貞吉大貞凶屯九五

正義曰貞正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小正爲吉若大人不能恢宏博施是大正爲凶

樾謹按周官太卜曰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鄭司農曰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據此則以大事問謂之大貞以小事問謂之小貞大貞凶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也正義訓貞爲正未得經意說文卜部曰貞卜問也從卜貝以爲贄又曰占視兆問也是貞與占同義周官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吉凶猶云占來歲之吉凶也鄭司農訓貞爲問甚得古義康成謂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其義轉迂矣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蒙初六

王弼注曰蒙發疑明刑說當也正義曰以蒙旣發去疑事顯明刑人說桎梏皆得當

樾謹按爾雅釋詁刑常也利用刑人猶尚書立政所云其惟克用常人耳常人者有常之人周書皇門篇荀克有常孔晁注曰常謂常德是其義也此爻之義言發蒙者利用有常之

人又當寬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也釋詁訓常又訓法故象傳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若如王注以刑爲刑罰之刑則刑人與說桎梏義正相反判然兩事象傳不當偏舉一端矣

師或輿尸凶 師六三

集解引盧氏曰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

樾謹按以輿尸爲尸在車上則但云師輿尸足矣如六四師左次不必言師或左次也程傳曰輿眾也尸主也訓尸爲主本爾雅釋詁文殊勝古義但輿訓眾則六五曰弟子輿尸豈可云弟子眾主乎輿當讀爲與襄二年左傳使正卿于賂趙沙衞又十年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又三十一年傳生去疾及展輿又定五年傳囚闔輿罷釋文竝曰輿本作與史記孔子弟子傳曾參字子輿家語作子與是輿與古通用師或輿尸者師或與尸也言師或與爲主如後世有觀軍容使之類故凶也弟子輿尸者弟子與尸也言既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爲主如晉河曲之戰有趙穿是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 比象辭

集解引干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又引蜀才曰原究筮道以求長正

樾謹按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鄭注曰原原田也然則原兆特三兆之一以其象似原田故名之曰原豈可即訓原爲卜乎干氏之說疏矣蜀才謂原

究筮道此與正義所云原窮其情筮決其意並爲望文生訓
今按比之原筮猶蒙初初筮說文灥部厵水泉本也重文原
曰篆文厵省是原之本義水泉本也今俗加水作源卽其字
也故引申之則有始義漢書元帝紀注引晉灼曰原本也始
祖之廟故曰本也原筮之原當從此訓正與後夫凶相對正
義解後夫凶曰親比貴速若及早而來人皆親附故在先者
吉若在後而至者人或疏已親比不成故後夫凶此說極合
經旨原筮元永貞无咎卽所謂在先者吉也孔穎達能得此
旨而不得原字之解故知詁經當先明字義矣顧氏炎武曰
知錄曰元者本也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
原筮周禮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皆作再字解師古

曰原重也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按顧氏此說極爲疏闊原
之訓本於經有徵禮記孔子閒居篇必達於禮樂之原鄭注
曰原猶本也且原廟之原晉灼與師古異義在漢書已有兩
說矣安得謂原止訓再乎

不寧方來

樾謹按傳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王注曰安則不安者託焉
故不寧方所以來上下應故也據注是以不寧方三字連讀
甚爲不辭殆失之矣考工記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無或若
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此不寧二字之義也方之言竝也說
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是方之本義爲兩舟相
竝故方卽訓竝儀禮鄉射禮曰不方足鄭注曰方猶併也聘

禮注曰今文竝皆爲倂是倂竝同字方訓倂卽訓竝尙書微子篇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竝興葢史公以詁訓字代之也不甯方來猶云不甯竝來言不甯者無不來故傳曰上下應也

邑人不誡 比九五

正義曰邑人不誡吉者雖不能廣普親比於自己相親之處不妄加討罰所以己邑之人不須防誡而有吉也

樾謹按此承王用三驅而言王者田獵所至非敵人侵犯何防誡之有誡當讀爲駭周官太僕職曰始崩戒鼓鄭注曰故書戒爲駭是其例也邑人不誡言不驚駭也孔氏以本字讀之非是

既雨既處 小畜上

注曰剛不能侵故既處也正義曰三不能侵不憂危害故已得其處也

樾謹按以既處爲已得其處則與既雨之意不倫矣說文几部処止也得几而止從夂重文處曰処或從虍聲是處之本義爲止故詩江有汜篇其後也處鳧鷖篇公尸來燕來處毛傳竝曰處止也既雨既處者既雨既止也止謂雨止猶言既雨既霽也說文雨部霽雨止也不曰既止而曰既處取於韻協耳

幽人貞吉 履九二

注曰在幽而貞宜其吉正義曰幽人貞吉者既无險難故在

幽隱之人守正得吉

樾謹按正義以幽人爲幽隱之人非古義也集解引虞翻曰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惠氏定宇周易述引尸子曰文王幽於羑里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證幽人爲幽繫之人今按虞說是矣而未盡也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以此推之則文周之易自有微辭必如干令升之注易援殷周之事一一比附斯固失之然竟謂無所寓意則亦所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者也大史公曰文王囚而演周易然則所稱幽人者殆指文王而言乎爻辭稱幽人者二履九二與歸妹九二是也虞氏謂履自訟來則歸妹當自解來訟初爻變

而成履訟之九二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此寓文王歸國之事也故履九二曰幽人貞吉解初爻變而成歸妹解之九二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則幷牧野之事而寓之牧野之役紂與二妻援首事見周書克殷篇其卽所謂三狐歟左傳曰狐蠱乃其君也或古易說固如此矣故歸妹九二曰利幽人之貞自來言易者未見及此

視履考祥 上九

注曰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正義曰上九處履之極履道已成故視其所履之行善惡得失考其禍福之徵祥

樾謹按爾雅釋詁曰考成也王注云履道成也故可視履而

考祥成字正釋考字言視其所履以成其祥祥者善也正義謂考其禍福之徵祥則尙有禍有福傳何以言大有慶乎非經意且非注意矣

拔茅茹以其彙 泰初九

注曰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已舉則從若茅茹也

樾謹按漢書劉向傳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注引鄭氏曰茹牽引也王注正用鄭義惟以茅茹連讀則非也傳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是中間茹以其彙四字當爲一句茹以其彙者牽引以其類也集解引虞翻以茹爲茅根則亦以茅茹連讀竝與傳違矣

同人于宗 同人六二

注曰應在乎五唯同於主過主則否用心褊狹鄙吝之道正義曰係應在五而和同於人在於宗族不能宏闊是鄙吝之道故象曰吝道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注意也王氏引訓宗爲主故曰唯同於主過主則否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引字林曰宗尊也亦主也正義不知王訓宗爲主而以宗族釋之則與注義違矣然王氏此注恐亦未得經旨二五本是正應若臣之於君妻之於夫二之唯同于五乃其正也豈得以爲吝道乎集解引荀爽曰宗者衆也上下衆陽皆欲與二爲同陰道貞靜從一而終今宗同之故吝也此說視王注爲長

匪其彭无咎 大有九五

注曰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辯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則无咎也旁謂三也正義曰匪非也彭旁也謂九三在九四之旁

檇謹按釋文其彭步郎反子夏作旁王氏以彭爲旁與子夏傳合注中盛字正釋彭字之義廣雅釋訓彭彭旁旁盛也王氏之意以彭與旁皆有盛義故經字作彭而注從子夏傳作旁旁旁卽彭也非謂旁側也正義誤會注意謂九三在九四之旁殊失其旨惟王氏專以九三一爻爲盛似與經義有未盡合今按大有內卦爲乾初二三皆陽爻是陽之極盛者也九四一爻雖與三陽同類然近于六五之尊專心承五而不與下之三陽合故曰匪其彭言分也周官太宰職匪頒之式司農曰匪分也虞人職以待國之匪頒鄭注曰匪讀爲分並其證也說文文部斐分別文也斐與匪古亦通用是匪有分別之義匪其彭者言下之三陽雖盛而能分別之不與合也傳曰匪其彭明辯晳也所謂明辯晳者正以其能自分別矣王氏專以九三一爻爲盛又不解匪字之義故其所說不了也

厥孚交如 六五

正義曰交接也

檇謹按凡言如者若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類大率皆形容之詞正義訓交爲交接殆非也交當讀爲皎六五一爻居外

卦離體之中爲明之主故其信皎然皎之言明也詩大車篇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卽厥孚皎如之義

鳴謙 謙上六

樾謹按謙上六二同然六二傳曰中心得也上六傳曰志未得也何傳義不同如是疑上六鳴謙當作冥謙猶豫上六曰冥豫也兩爻皆以陰柔居卦之終故同爲冥耳升上六曰冥升正同此例鄭康成讀冥豫之冥爲鳴見釋文蓋不知謙上六之鳴當作冥而反疑豫上六之冥當作鳴失之矣

貞疾 豫六五

樾謹按貞之言當也尙書洛誥篇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注曰貞當也六五當九四一陽之上故有貞疾之象傳曰六五貞疾乘剛也以乘剛釋貞疾可知貞字之義正義曰正得其疾失之迂矣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象辭

樾謹按此與巽九五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儒所說義皆未安蠱之先後甲以春之日言也月令所謂其日甲乙也巽之先後庚以秋之日言也月令所謂其日庚辛也蠱爲有事之卦故以春之日言見始事之義巽爲申命行事之卦故以秋之日言見繼事之義言甲不言乙言庚不言辛舉甲庚以包乙辛也古人行事每以先後三日爲節如冠禮前期三日筮賓此先三日之例也子生三日卜士負之此後三日之例

也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皆以示行事之節見方春而有事則宜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方秋而有事則宜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也說者或牽合五行方位或附會丁辛癸之字義胥失之矣

幹父之蠱初六

集解引虞翻曰幹正蠱事也

樾謹按蠱卦諸幹字竝當作幹說文斗部幹蠹柄也柄則有事主字亦通作管漢書食貨志欲秉執之義故引申之得訓爲主幹讀與管同謂主領也又車干秋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注曰幹讀與管同謂主領也又車干秋傳自以爲國家興權筦之利注曰筦卽管字義與幹同皆爲主也蓋古音幹與管相近匡俗正謬引字林曰幹音管故其義亦通用幹父之蠱幹母之蠱竝言主領其事也漢隸或以幹爲幹執金吾丞武榮碑內幹三事幹卽幹也漢書竇憲傳內幹機密劉向傳幹尙書事其字竝作幹蓋皆沿漢隸之譌此卦諸幹字猶是矣虞氏訓幹爲正然則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是爲正母之事不可正也豈可通乎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兩幹字亦當爲幹事之幹也猶云事之主也足以幹事猶云足以主事正義引莊氏之說以幹爲幹濟非是

咸臨 臨初九

注曰咸感也感應也

樾謹按蹇卦傳曰咸速也臨卦二陽旣長則有沛然莫禦之

勢故初九九二兩爻並曰咸臨言臨之速也荀子議兵篇曰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也楊倞注曰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頃也學者但知咸之訓感感之訓應而不知感有感忽之義故失其旨矣

甘臨六三

注曰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

樾謹按此爻之義與復六二休復同休美也甘亦美也一陽生爲復二陽生爲臨復六二一陰與初九一陽相比故曰休復言以其復爲美也臨六三一陰與初二兩陽相比故曰甘臨言以其臨爲美也傳曰甘臨位不當也然則所以无攸利者以位不當之故而非以甘臨之故注乃曲坐以不正之名失經意矣

知臨六五

注曰處於尊位履得其中能納剛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則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也釋文曰知音智注同又如字

樾謹按注中惟知力之知當音智然云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則是泛論事理非以知力字解經文知字也經文知字王氏葢讀如本字正義曰是知爲臨之道此說與王氏合釋文依王注作音乃首云音智失之矣

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上九

注曰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生猶動出也

檇謹按王注以觀我生爲觀其道又訓生爲動出正義因謂道是開通生利萬物故道得名生其義殊爲迂曲生當讀爲性周官大司徒職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是其例也觀我生卽觀我性也觀其生卽觀其性也率性之爲道故傳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京房說此經曰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然則以觀其生爲觀其性漢人固有此解矣

屨校滅趾 噬嗑初九

正義曰屨謂著而踐履也

檇謹按說文履部屨履也然屨履二字義自有別詩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不得易之曰糾糾葛履可以屨霜蓋屨爲字可作履踐履字必不可作屨也周易履霜履虎尾字皆作履此文不云履校而云屨校義殊可疑且校之爲物雖施於足然非著而踐履之也集解引虞翻曰屨貫趾足也訓屨爲貫疑其字未必作屨說文女部婁空也史記律書曰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以物內空中則有貫義或虞本固作婁歟婁校者內其足於校中也後人因下有滅趾之文改其字作屨似是而實非矣

白馬翰如 賁六四

注曰鮮絜其馬翰如以待正義曰白馬翰如者但鮮絜其馬

其色翰如徘徊待之未敢輒進也

檮謹按注言翰如以待則王氏之意不以翰如爲馬色也禮記檀弓篇正義引鄭注曰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是鄭君讀翰爲幹王氏此注蓋陰從鄭讀但不用其幹而有之之義廣雅釋詁幹安也王氏之意讀翰爲幹而訓幹爲安翰如猶安然也故曰翰如以待正義以翰如爲馬色則待字無著矣乃又增出徘徊字豈注意乎

剝牀以辨 剝六二

注曰辨者足之上也正義曰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

檮謹按王氏解剝牀以足爲猶剝牀之足足屬牀故辨亦屬牀然其解剝牀以膚曰牀既剝盡以及人身則膚又屬人而不屬牀三句之義不一律矣且牀足與牀身分辨之處果何物乎王氏此注殊不可從集解引鄭注曰足上稱辨虞注曰指閒稱辨竝以人身言其義雖較安而亦無塙據今按辨當作胖脅肉也禮記內則篇鵪鶉胖鄭注曰胖謂脅側薄肉是也人臥則脅與牀最近故初爻曰以足二爻曰以胖以者及也小畜九五富以其鄰集解引虞注曰以及也然則剝牀以足謂剝牀而及足剝牀以胖謂剝牀而及胖剝牀以膚謂剝牀而及膚三句一律胖作辨者古字通也儀禮士虞禮以其班祔注云古文班或爲辨今文爲胖葢辨胖音近故今文爲胖者古或爲辨也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胖注云古文胖

皆爲辯辯亦猶辨也

剝牀以膚六四

樾謹按足與辨何莫非膚此膚字必實有所指與他處言膚者不同說文肉部臚皮也從肉盧聲重文膚曰籀文臚是臚膚一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引釋名曰腹前曰臚剝牀以膚當從此蓋六二曰以辨辨者胥肉也此曰以膚由胥側而及腹前爲害尤切故傳曰切近災也

有厲利已大畜初九

注曰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釋文曰利已夷止反下及注已則能已同或音紀姚同

樾謹按釋文依王注讀已爲已止之已故音夷止反已則之

文卽見此注能已之文於注不見下文傳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注曰處健之始未果其健者故能利已陸德明所見本蓋作故能已與今不同也然王氏經注亦有異同集解載王弼曰四乃畜已未可犯也進則災危有厲則止故能利已是李鼎祚所見王注與陸德明所見王注其文不同若從李本則王氏讀經文已字正作人己之己故有四乃畜己之文又按六四注曰處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止健初距不以角柔以止剛剛不敢犯抑銳之始以息强爭豈唯獨利乃將有喜也曰初曰始皆以初九一陽而言曰豈唯獨利則兼利初九明矣故自初九言之卽謂之利已蓋抑銳息爭在初九與有利焉其有厲也正所以利已也若讀爲已止之已則全失其義

矣王氏此注疑後人竄改當依集解訂正

老夫得其女妻大過九二

集解引虞翻曰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女妻謂上兌兌爲少女

故曰女妻

樾謹按虞氏此注雖若極塙然於九五老婦得其士夫又曰兌爲少故稱士夫豈兌既爲女妻又爲士夫乎是不可通矣此兩爻之義當以旁通及二五升降之例求之大過與頤旁通大過互體乾是爲老夫以大過二之頤五則上體成巽是爲老夫得其女妻頤互體坤是爲老婦以頤二之大過五則上體成震是爲老婦得其士夫大過二之頤五得正者也故无不利頤二之大過五則失正矣故傳曰亦可醜也兩爻之義如此先儒徒以本卦求之宜其不得耳

險且枕坎六三

注曰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

樾謹按注中枝字乃枝柱之義言枝柱之而不安也然其義迂曲殆非塙詁鄭易作檢且枕謂木在手曰檢在首曰枕說見釋文然檢是何物于古無徵鄭說亦未足據今按枕當爲沈釋文謂古文作沈是也莊子外物篇慰暨沈屯釋文引司馬注曰沈深也險且深也上文曰來之坎坎可謂險矣下文曰入于坎窞可謂深矣險且沈一語上承坎坎之文下起坎窞之義自沈誤作枕而其義全失矣又按釋文曰九家作玷玷字之義亦與沈近說文水部沈陵上滈水也一

曰濁黕也然則沈與黕通楚辭九辨篇或黕點而汙之九家作玷者玷猶點也若是枕字則九家何以作玷乎

祇既平 九五

注曰祇辭也

樾謹按經言祇既平則祇字必實有所指非語辭也釋文曰祇京作禔說文同安也然禔訓安則與平義相近當云禔且平不當云禔既平矣又引鄭云當作坻小丘也以文義而言鄭爲得之然祇從氏聲坻從氏聲兩聲絶遠古不相通則亦非也祇當作氐說文氐部曰巴蜀名山岸脅之堆旁箸欲落墮者曰氐氐崩聲聞數百里象形入聲楊雄賦曰響若氐隤今按響若氐隤出楊子雲解嘲文文選作坻隤漢書作阺隤

從土從皆後人所加耳此經祇既平卽氐隤之氐氐隤則平矣古本周易蹇止作氐既平京房讀氐爲禔後人遂於氐旁加示所謂說誤于前文變于後也而古字古義皆不可見矣

咸其股執其隨 咸九三

注曰股之爲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樾謹按此爻之辭與艮六二云艮其腓不拯其隨文法相似王氏彼注曰隨謂趾也此注因象傳有志在隨人之語故解隨字不以形體言其見殊拘孔子作傳以釋經以志在隨人

明周公所以取象於隨者其義如此至周公之辭既曰執其隨則隨字自必實有所指經取其象傳釋其義豈可并爲一談乎惟艮注以隨爲趾亦無依據正義曰腓動則足隨之故謂足爲隨此亦曲說也王氏既以股爲隨足之物豈又以足爲隨腓之物乎轉展遷就以成其說遂使字無定詁經無定義殊非注經之體矣竊疑隨乃骳之叚字古無骳字故以隨爲之執其隨者執其骳也不振其隨者不振其骳也隨從隋聲與妥聲相近儀禮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綏特牲饋食禮注曰墮與挼讀同是隋聲妥聲之字古每通用也骳雖後出之字然從骨妥聲亦必有本益因古叚隨爲之故依其聲而製此字耳

羸其角 大壯九三

注曰貞厲以壯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無羸乎

樾謹按釋文曰羸律悲反又力追反下同馬云大索也徐力皮反王肅作縲音螺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蘲是此字諸家各異其爲叚借字明矣竊謂周易羸字皆以作纍者爲正說文糸部纍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故凡以索係物卽謂之纍成三年左傳兩釋纍囚杜注曰纍係也然則纍其角卽係其角也集解引侯果曰用壯觸藩求應於上故角被拘羸矣此古義也拘羸猶言拘係也姤初六羸豕孚蹢躅集解引虞翻曰巽繩操之故稱羸也井彖辭羸其瓶集解引荀爽曰初欲應五今爲二所拘羸故凶也荀虞之說皆同可徵古義矣

王氏於此羸字無所發明至羸豕則臆解爲牝豕羸其瓶則解爲幾至而覆望文生訓前後異義殊不可從正義於此云拘羸纏繞也益用古義爲說於羸其瓶云拘羸其瓶而覆之覆之之說雖徇王注拘羸之說仍古義也惟羸豕不言拘羸則以王注與古義絶遠不能比而同之耳

喪羊于易 六五

樾謹按釋文易陸作場謂疆場也朱子語類曰喪羊于易不若解作疆場之場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後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按場易古通用易卽場也然既曰喪羊于易則自從易字取義傳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竊謂此爻與旅上九喪牛于易其義正同羊者兌象也牛者離象也離之爲牛不見于說卦傳故虞仲翔斥爲俗說然左傳載叔孫莊叔之言已有純離爲牛之文則其說古矣大壯自三至五互兌故有羊象六五不當位易而爲九五斯當位矣然而喪羊矣是謂喪羊于易旅上體爲離故有牛象上九不當位易而爲上六斯當位矣然而喪牛矣是謂喪牛于易蓋疆易也變易也古本無二字於文則爲疆易之易於義則爲變易之易凡易之辭皆當以是求之乃喪羊于易无悔而喪牛于易則凶者蓋大壯六五變則爲夬夬之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此大壯六五喪羊所以无悔也旅上九變則爲小過小過之上六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此旅上九喪牛所以凶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同而異矣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明夷九三

集解引九家易曰暗昧道終三可升上而獵於五得據大陽首位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樾謹按大陽首位而曰大首不辭甚矣首當讀爲道古首道字通用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追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並其證也得其大首猶云得其大道蓋自三至五互震說卦傳震爲大塗故有得其大道之象大道卽大塗也

其人天且劓 睽六三

釋文引馬云剠鑿其額曰天集解引虞翻曰黥額爲天

樾謹按易凡言天者大率爲乾爲陽此乃以爲剠額之名不亦異乎馬虞之說皆非也天疑元字之誤說文足部跡斷足也重文跋曰跡或從元莊子德充符篇魯有兀者釋文曰李云刖足曰兀蓋卽跋之省也其人元且劓猶困九五曰劓刖也古文天作兕見玉篇故元誤爲天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 損彖辭

正義曰先儒皆以无咎可貞各自爲義準下王注曰損下而不爲邪益上而不爲諂則何咎而可正則王注以无咎可貞共成一義

樾謹按此非經旨也易有言不可貞者如節彖辭苦節不可貞是也亦有言可貞者如坤六三爻辭含章可貞是也无咎可貞自各爲義且如无妄九

四曰可貞无咎又豈共成一義乎

往不勝爲咎 夬初九

樾謹按爲咎猶有咎也孟子滕文公篇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趙注曰爲有也又盡心篇爲閒不用注曰爲閒有閒也然則爲可訓有有咎而曰爲咎亦猶有閒而曰爲閒也莊子大宗師篇莫然有閒釋文曰本亦作爲閒可證古字之通

羸豕孚蹢躅 姤初六

注曰孚猶務躁也

樾謹按此孚字與他言孚者不同故王注以務躁釋之葢讀孚爲浮然以義求之不當如王氏所讀孚之言孚乳也禮記月令篇元鳥至鄭注曰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曰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是孚乳得兼鳥獸言羸豕孚蹢躅言拘羸之豕方孚乳而蹢躅也姤之初一陰始生故有豕孚乳之象說文爪部孚卵孚也一曰信也徐鍇曰鳥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此經孚字訓爲孚乳與全經孚字訓信者義不相背若如王注訓爲務躁則與全經孚字絶異矣

舊井无禽 井初六

注曰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

樾謹按井水至深非瓶綆不能汲禽無從取而飲之雖非舊井禽亦不嚮也王注殆不可從古者羽毛鱗介通名爲禽白虎通田獵篇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此其所說猶有未盡國

語魯語登川禽罾昭注曰川禽鼈蜃之屬然則禽之名并通乎水族矣下文井谷射鮒釋文曰鮒魚名也子夏傳謂蝦蟇魚與蝦蟇皆可謂之禽舊井無水則此屬皆無從生矣故曰舊井無禽傳曰舊井無禽時舍也集解引干寶曰舊井謂殷之未喪師也亦皆清絜无水禽之穢此與傳義不合而以水禽釋經文禽字則其義甚塙水禽卽國語所謂川禽也學者但知二足而羽謂之禽於是此爻之義不可通矣

己日乃孚 革彖辭

注曰卽日不孚已日乃孚也集解引干寶曰天命已至之日也

樾謹按己日二字甚爲不辭顧氏日知錄引朱子發之說以此己字爲戊己之己當從之禮記月令篇中央土其日戊己蠱之先甲後甲以春之日言也巽之先庚後庚以秋之日言也其說見前矣革之己日則以中央土之日言之春日言甲秋日言庚而中央土之日不言戊者戊日不孚己日乃孚正見其過中而當變革也改字從己或以此歟故自己日之義明而蠱之甲巽之庚亦不必曲爲之說矣

億喪貝 震六二

注曰億辭也

樾謹按集解引虞翻曰億揩辭千寶曰億歎辭王氏之義殆亦同此然歎惜之辭施于喪貝則得矣六五曰億无喪恐不可通也釋文引鄭注曰十萬曰億然在此爻尙可以爲所喪

之貝數六五億无喪亦不可通今按襄二十五年左傳不可
億遑杜注曰億度也荀子賦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楊
注曰億謂以意度之也古字億與意通論語億則屢中漢書
貨殖傳作意則屢中此經兩言億蓋以意揣度而決勝負如
後漢書梁冀傳所謂意錢之戲者有勝負則有得喪故六二
曰億喪貝六五曰億无喪也

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歸妹六五

注曰袂衣袖所以爲禮容者也集解引虞翻曰兌爲口乾爲
衣故稱袂

樾謹按此皆拘文牽義未足以說易也說卦傳曰震爲決躁
又曰兌爲附決此兩決字卽歸妹爻辭兩袂字因其君之決

其婦之決文不成義故變而稱袂聲近而義通也說文水部
決行流也是決有行義傳曰以貴行也此行字正解經文袂
字可知袂之當爲決矣君者震也君固乾象而震得乾之初
爻是謂帝出乎震故亦得稱君君之袂猶言震之決也婦者
兌也兌爲少女故稱婦婦之袂猶言兌之決也震二之兌五
成歸妹是歸妹六五卽震六二所謂其君之袂也兌五之震
二亦成歸妹是歸妹九二卽兌九五所謂其婦之袂也然以
震二之兌五則不當位矣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
猶言以震二行而之兌五而成歸妹不如以兌五行而之震
二而成歸妹也袂猶決也凡易之詞大率如此善
學者從聲音訓詁以求易則思過半矣

斯其所取災 旅初六

注曰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賤之役所取致災志窮且凶

樾謹按王氏引讀斯爲厮故云斯賤之役然於文義殊爲未安此當以斯其所爲句說文斤部斯析也析之則離故斯亦訓離爾雅釋言斯離也列子黃帝篇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張湛注曰斯離也然則斯其所者離其所也斯其所取災言離其所乃取災害也此爻斯其所與六二旅即次義正相反

渙奔其机 渙九二

注曰机承物者也謂初也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得散道離散而奔得其所安故悔亡也

樾謹按經無得字增字釋經非經旨也說文天部奔走也從天賁省聲故賁與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奔其机當作賁其机射義賁軍之將鄭注曰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大學此謂一言賁事釋文曰賁本又作僨猶覆敗也然則賁其机者猶言敗其机也當渙之時敗其所依者而轉得獨行其志故傳曰得願也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

樾謹按傳曰渙其血遠害也則當以渙其血三字爲句疑血下古更有血字當作渙其血血去逖出无咎古人遇重文多省不書但于字下加二畫以識之傳寫因奪去耳血去逖出无咎猶小畜六四曰血去惕出无咎也上血字乃本字下血

字乃恤之段字小畜釋文曰血馬云當作恤憂也得其義矣
彼作惕出此作逖出者說文心部惕或從狄作悐故此假逖
爲之耳易聲狄聲之字古往往相通詩泮水篇狄彼東南箋
云狄當作剔釋文云韓作鬄又簡狄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逿
竝可爲證

亨小利貞既濟彖辭

集解引虞翻曰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
樾謹按傳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是彖
辭本無小字止云既濟亨利貞故傳以小者亨釋亨字以剛
柔正而位當釋利貞二字也其作亨小者涉未濟亨小狐汔
濟之文而衍耳虞氏以亨小絕句甚爲不辭朱子本義倒其
文曰小亨并謂傳文亨上當有小字脫失之矣

高宗伐鬼方九三

集解引虞翻曰鬼方國名乾爲高宗坤爲鬼方
樾謹按繫辭傳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虞氏有乾神坤鬼之說凡經傳言鬼者率以坤爲鬼釋之此
未得也傳本泛論不必專指乾坤竊謂鬼神猶陰陽也乾坤
坤鬼必古有是說故觀象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蓋否九四
變而成觀上體之乾一陽又失是有鬼道焉鬼道不可以爲
教則聖人仍以神道設教其義在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虞氏說易以坤爲國乾爲王夫觀下有坤則有國上無
乾則無王也而曰利用賓于王此卽聖人之以神道設教也

以乾坤例坎離坎得乾中爻神也離得坤中爻鬼也既濟離下坎上以上體之坎視下體之離是謂鬼方故于九三曰高宗伐鬼方未濟坎下離上以下體之坎視上體之離是謂鬼方故于九四曰震用伐鬼方推之睽上九曰載鬼一車睽上體爲離自三至五互體爲坎坎有輿象見說卦傳上九離爻而在互體坎上以坎車載離鬼故曰載鬼一車也徒以坤爲鬼未得厥旨

又按集解引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坎當北方故稱鬼然汲冢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惠氏棟九經古義據此謂荆楚古稱鬼方其說甚塙離爲南方之卦鬼方亦南方之國足見聖人取象之精自說易者不得其解幷鬼方之

國而失之矣

繻有衣袽 六四

注曰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

樾謹按經無舟漏之文王注非也集解引虞翻曰乾爲衣故稱繻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繻有衣袽若然則但云繻有袽足矣何必更言衣乎虞說亦非也又引盧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幣敝可拂拭器物也繻有爲衣袽之道也四處明闇之際貴賤无恆猶或爲衣或爲袽也若然則是繻有可衣可袽之道不得但云繻有衣袽也且布則曰布帛則曰帛何以止舉其端末之識而曰繻乎盧說亦非也今按漢書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符也書帛裂而

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以爲符信也竊以漢制多因古春秋時紀子帛名裂繻然則裂帛爲符亦古制所有殆猶上古結繩之遺意矣此爻繻字卽終軍棄繻之繻說文糸部綮絜緟也一曰敝絮從糸奴聲易曰需有衣綮是經文衃字古作綮敝絮之說疑本古易說故京房卽作綮也繻有衣綮者言以繻爲符而所裂之處乃有衣中之敝絮則不足以取信故至終日之久猶有戒心而傳則申其義曰有所疑也傳曰有疑則繻是所以爲信之物明矣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九五

集解引虞翻曰泰震爲東兌爲西坤爲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青爲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禴夏祭也離爲夏兌動二體離明得正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樾謹按虞注以旣濟爲泰五之二故其說如此實則此爻之象卽在本卦不必遠求之泰卦也集解引崔憬曰居中當位於旣濟之時則當是周受命之日也五坎爲月月出西方西鄰之謂也二應在離離爲日日出東方東鄰之謂也離又爲牛坎水克離火東鄰殺牛之象禴殷春祭之名按尚書克殷之歲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四月殷之三月春也則明西鄰之禴祭得其時而受祉福也今按崔氏此說以下體離爲東鄰上體坎爲西鄰又以牛爲離象

皆得之矣惟必牽合殷周時事而以禴爲殷春祭之名則非也既言周事何不從周制而必從殷制乎漢書郊祀志引此文作瀹祭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通俗文曰以湯煮物曰瀹然則瀹祭者坎象也謂以坎水瀹而祭也東鄰以離言牛亦以離言西鄰以坎言瀹亦以坎言因其字變作禴不從水而從示故其義不顯矣萃六二升九二竝曰孚乃利用禴禴亦當作瀹虞注於升九二曰禴夏祭也孚謂二之五成坎爲孚離爲夏故乃利用禴夫二之五成坎則禴是坎象明矣必取互體之離爲說何爲乎推之萃六二孚乃利用禴亦以二動之五言二動之五則五動之二而下體成坎矣惟升二之五當位萃二之五不當位故升九二曰孚乃利用禴无咎而萃六二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无咎之文在孚乃利用禴之上明所以无咎者以引吉不以用禴也此兩爻之文所以同而異也

羣經平議二一　德清俞樾蔭甫著

周易二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　以下象傳

注曰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時是也尚書舜典惟時懋哉史記五帝紀作維是勉哉皋陶謨咸若時夏本紀作皆若是蓋時是古通用故史公遇時字每以是字代之六位時成猶詩云百祿是遒百祿是總也時乘六龍以御天猶繫辭傳云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也時乃語詞蓋言乾之爲德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

善化劉　鐸
長沙王　賓校

位於是成於是乘六龍以御天也語詞而以實義釋之恐非傳義

天造草昧屯

注曰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

樾謹按廣雅釋言草造也造與草本疊韻字故聲近而義通此當以造草二字連文草亦造也天造草昧言天道造草之時猶冥昧也王注云始於冥昧正得其解但以草昧連讀則失之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師

注曰毒猶役也集解引干寶曰毒荼苦也釋文引馬云治也樾謹按尚書微子篇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世家作天篤下災亡殷國昭二十二年左傳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是毒通作篤篤通作督皆聲近而義同此傳毒字當讀爲督爾雅釋詁督正也以此督天下言以此正天下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克夏而正天下高注曰正治也正有治義故督亦有治義馬氏訓治於傳義爲近于氏王氏之說皆失之矣

地道變盈而流謙謙

集解引崔憬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爲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

樾謹按如崔氏說則盈謙皆變矣此泥變字之義而失之也呂氏春秋至忠篇顏色不變高注曰變毀也是變有毀義地

道變盈而流謙也與天道虧盈義正相近又剝彖傳剝剝也柔變剛也柔變剛者柔毀剛也集解引荀爽曰五者至尊爲陰所變于義轉迂矣

分剛上而文柔 賁

注曰剛柔不分文何繇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樾謹按如注義則柔來文剛亦可云坤之上六分居二位何獨於剛上文柔乃言分乎是於分字之義未得也此卦六二一陰爻居初三兩陽爻之間所謂柔來而文剛也九三上九兩陽爻包四五兩陰爻於中所謂分剛上而文柔也以其有兩陽爻故言分若依注義專指上九一爻又何分之有宜其說之不得也

鼎象也 鼎

注曰法象也

樾謹按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辭而獨於鼎言象義不可通集解引虞翻曰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此亦曲爲之說耳象當爲養說文人部像象也從人象聲讀若養字之養凡說文讀若之字其聲既同其義亦通如匀聚也讀若鳩而今匀聚字卽作鳩簋厚也讀若篤而今簋厚字卽作篤竝其例也周易象字依說文本當作像像讀若養則亦可叚爲養矣鼎象也

猶云鼎養也下文云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是其義也學者不知象爲養之叚字故不得其義

漸之進也 漸

注曰之於進也

樾謹按王氏讀漸字絕句殆非也此承晉傳而言晉傳曰晉進也故此傳曰漸之進也所以別於晉之進也晉與漸雖竝有進義然漸則以漸而進其義微有不同故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正義曰漸漸而進之施於人事是女歸之吉也此說極合傳義經曰漸女歸吉傳則釋之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辭義本無可疑自王氏誤讀漸字絕句後儒遂疑之字爲衍文矣

乘木舟虛也 中孚

注曰乘木於用舟之虛則終已无溺也用中孚以涉難若乘木舟虛也

樾謹按王氏此注所說不了集解引王肅曰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木之舟也若然則當言虛舟不當言舟虛矣詩谷風篇正義引鄭注曰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卽古文名曰虛總名皆曰舟鄭君此注亦有奪誤阮氏校勘記謂自當作船未知是否至虛字之義當以鄭注爲塙總名曰舟別名曰虛而合言之曰舟虛猶禮記言魚鮪魚其總名鮪其別名左傳言鳥烏鳥其總名烏其別名古人屬文自有此例也二王不解虛字故所說皆非

天行健 乾 以下象傳

樾謹按健卽乾也以健爲乾亦猶以順爲坤說詳坤彖辭武氏億經讀攷異謂乾古作健見古今韻會今按健卽健之異文猶仜卽順之省文若竟以健爲古乾字亦猶王肅注家語竟以仜爲古坤字胥失之矣

知光大也 坤 六三

注曰知慮光大故不擅其美

樾謹按光與廣通光大卽廣大也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知當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亦猶志也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張湛注曰志謂心智益志知古通用知慮字可以志爲之故志氣字亦可以知爲之知廣大也言其志之廣大也

衍在中也 需 九三

集解引虞翻曰衍流也中謂五也荀爽曰二應於五水中之剛故曰沙知前有沙漠而不進也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

樾謹按二說以荀爲長詩伐木篇釃酒有衍毛傳曰衍美貌是衍卽有美義衍在中也猶云美在中也正與九三傳云災在外也相對成義

患至掇也 訟 九二

集解引荀爽曰下與上爭卽取患害如拾掇小物而不失也

釋文曰鄭本作惙陟劣反憂也

樾謹按二說義均未安惟此字鄭荀各異疑皆非本字古字蓋止作叕荀訓拾掇故從手鄭訓憂故從心耳說文叕部叕綴聯也患至叕也言患害之來綴聯不絕也今各本皆作掇古字古義俱亡矣

不足以與行也 履六三

樾謹按以字衍文也傳文本云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與行也古與以二字通用上句用以字下句用與字文異而義同史記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楊雄傳曰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與以互用正與此同學者不知與字之卽以字而加更以字於與字之上轉爲不辭矣

卑以自牧也 謙初六

注曰牧養也

樾謹按牧固訓養然卑以自養於義未合荀子成相篇高牧基賢者思楊倞注曰牧治然則卑以自牧者卑以自治也方言曰牧司也又曰牧察也司察二義皆與治義相近雖亦從牧養一義而引申之然詁經者當隨文以求其義未可徒泥本訓矣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臨九三

注曰若順於五則剛德不長何繇得无吉不利乎全與相違則失於感應其得咸臨吉无不利必未順命也正義曰未順

命者釋无不利之義未可盡順五命須斟酌事宜有從有否
故得无不利也

樾謹按傳文止曰未順命也竝無有順有不順之義王氏此說殊不可通集解引荀爽曰陽感至二當升居五羣陰相承故无不利也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苟然則咸臨吉无不利以陽升之五而言未順命也又以陽在二而言兩爻各成一義全非孔子作傳以解經之旨矣荀氏此說亦未盡合今按雜卦傳曰咸速也咸臨者言臨之速也其說已詳爻辭傳意蓋言咸臨所以吉无不利者以陽尚在二未升之五羣陰尚未順從故欲其臨之速也自咸字失解遂幷傳義而不可通矣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无妄

注曰與辭也猶皆也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也正義曰按諸卦之象直言兩象卽以卦名結之今云物與无妄者欲見萬物皆无妄故加物與二字也

樾謹按物與无妄四字卦名也因卦名多兩字者而此獨四字則於文不便故但曰无妄猶習坎二字卦名也因乾坤震巽離艮兌皆一字而習坎獨二字則於文不便故但曰坎也坎象辭稱習坎而无妄象辭不稱物與无妄則已從省矣惟象傳尚存其舊耳正義所云殊爲曲說世傳歸藏卦名有大毒畜小毒畜卽大畜小畜也雖未必可據然毒與育通老子釋文曰毒之今作育是也育之義爲養畜之義亦爲養單言

之曰小畜大畜重言之曰小毒畜大毒畜未爲無義是故小毒畜大毒畜三字卦名也物與无妄四字卦名也聖人設卦觀象而命以名安在其不可以三字四字乎

滕口說也 咸上六

注曰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況在滕口薄可知也正義曰滕口說也者舊說字作滕徒登反滕競與也鄭元又作媵媵送也王注義得兩通未知誰同其旨也

樾謹按王氏葢從鄭作媵媵之義爲送故以憧憧往來爲說取往與送義相近也若作滕則與憧憧往來全不相涉矣正義謂義得兩通猶未達王氏之旨

君子以自昭明德 晉

注曰以順著明自顯之道正義曰自昭明德者昭亦明也謂自顯明其德也周氏等爲照非注旨也

樾謹按集解引鄭元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照其德虞翻曰君子謂觀乾乾爲德坤爲目離爲明乾五動以離日自照故以自照明德也鄭所傳者費氏易虞所傳者孟氏易而其字皆作照然則古本固不作昭矣照與昭古通用照明卽昭明也孫叔敖碑處囗嚞而照明劉熊碑誕生照明竝其證也此傳之義當從王弼作昭則非古字矣

下不厚事也 益初九

注曰時可以大作而下不可以厚事得其時而无其處故元

吉乃得无咎也正義曰厚事猶大事也

樾謹按經言利用爲大作而傳言不可厚事則傳與經異旨矣恐非也說文厚古文作垕故厚字卽與后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厚與后古字通用之證后訓後厚亦訓後釋名釋親屬篇曰后後也釋言語曰厚後也莊子列禦寇篇注靜而怯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然則下不厚事猶云下不後事蓋下不可徒受上之益雖當損上益下之時必利用爲大作乃元吉无咎此卽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之義

莫益之偏辭也益上九

注曰獨唱莫和是偏辭也

樾謹按釋文偏辭音篇孟作徧云周帀也尋繹文義以作徧爲長惟周帀之訓尚未盡善此徧字解經文莫字徧之言盡也淮南子主術篇則天下徧爲儒墨矣高注曰徧猶盡也是其義也凡言莫者如莫非莫不之類皆是極盡之辭若有不盡然者卽不得言莫矣故曰莫益之徧辭也王氏所據本作偏是以所解未得傳義集解引虞翻曰徧周帀也三體剛凶故至上應乃益之矣是其字正作徧而其義卽用孟氏周帀之說然經言莫益之而注言乃益之豈可通乎學者但當據虞注以訂正經文不必苟同其說也

積小以高大 升

釋文曰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

樾謹按集解引虞翻曰君子謂三小謂陽息復時復小爲德之本至二成臨臨者大也臨初之三巽爲高二之五艮爲愼坤爲積故愼德積小成高大是虞氏之易正與或本同然下言高大則上宜言卑小今但言積小疑本作積小以成大正義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者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然則孔氏所據本正作積小以成大故以積小善釋積小之義成大名釋成大之義也此蓋古本如是後誤衍高字而作積小以成高大又誤刪成字而作積小以高大皆於文義未安胥失之矣正義云云是其所據本不誤其述經文必作積小以成大今作積小以高大此後人以既誤之經改不誤之疏非孔氏

之舊也且其上文曰地中生木升者地中生木始於細微以至高大故爲升象此文易之曰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蓋前言高大者以卦名升故必加高字以見升象此言合抱者以傳云積小以成大言大不言高故但言合抱以見其大也此孔氏措辭之密學者可藉以考正經文矣

行惻也 井九三

注曰行感於誠故曰惻也

樾謹按經文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傳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但稱述經文而其義自見孔子作傳自有此例如比象傳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大有象傳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傳文

行字卽經文爲字墨子經上篇曰行爲也然則行惻卽爲惻
正義解經文曰爲猶使也而淮南子說山篇高誘注曰行猶
使也蓋行之與爲其義通矣王注云行感於誠則實非傳義
也

信如何也 鼎 九四

注曰不量其力果致凶災信如之何正義曰言信有此不可
如何之事也

樾謹按注及正義說皆于文義未安信當讀爲身周官大宗
伯職侯執信圭鄭注曰信當爲身是其證也又信伸古通用
荀子儒效篇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楊注曰伸讀爲身亦其
證也信如何也卽身如何也既覆公餗其身將如之何言必
不免也王氏解爻辭曰既覆公餗體爲渥沾知小謀大不堪
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身渥凶也此正與傳義合
但不知信爲身之段字故於傳文不得其解耳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漸

注曰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正義曰君子求賢
德使居位化風俗使淸善

樾謹按賢德善俗相對成文居字包下二事而言當漸進之
時不可不愼必有賢德善俗而後居之故曰君子以居賢德
善俗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居必擇鄉是其義也自解者誤以
居賢德爲一事善俗爲一事遂有疑賢字爲衍文者矣

注曰翳光最盛者也正義曰如鳥之飛翔於天際言隱翳之深也

樾謹按鳥飛翔於天際何以轉謂之隱翳王氏盍從翔字取義淮南子俶眞篇雖欲翱翔其勢焉得高注曰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然則翔者鳥高飛而張其兩翼也故有翳光之義正義云似于王氏之旨尚未達也

失時極也節九二

集解引虞翻曰極中也未變之正失時極矣

樾謹按九二雖未變之正然不可謂失中也極當讀爲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竝曰極讀爲亟是古字通也失時亟也猶云亟失時耳論語陽貨篇好從事而亟失時是其義也蓋初九居卦之初故不出戶庭无咎至九二而猶不出門庭則其失時也亟矣故凶也

君子以愼辨物居方未濟

注曰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也正義曰君子見未濟之時剛柔失正故用愼爲德辨別眾物各居其方使皆得安其所以濟也

樾謹按物之所處謂之居考工記輿人曰凡居材大與小無幷弓人曰居幹之道菑栗不迤則弓不發皆處置之義也是故辨物者分別其品物也居方者處置其方位也辨物居方相對成義謂辨別眾物各居其方非傳義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繫辭傳

樾謹按方之言四方也物之言萬物也四方各以類聚如爾雅釋地云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是也萬物各以羣分如大戴記易本命篇云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是也樂記正義引鄭注曰類聚羣分謂水火也集解引虞翻曰坤方道靜故以類聚乾物動行故以羣分又引九家易曰方以類聚謂姤卦陽爻聚於午物以羣分謂復卦陰爻羣於子其說皆以求深而反失之至鄭君注樂記云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

也則又失之小矣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韓康伯注曰失得之微者足以致憂虞而已故曰悔吝正義曰經稱悔吝者是得失微小初時憂念虞度之形象也

樾謹按集解引干寶曰悔亡則虞有小吝則憂憂虞未至於失得悔吝不入於吉凶事有小大故辭有急緩各象其意也干氏之意蓋以虞爲驩虞之虞故云未至於失得言雖憂而未至有失雖虞而未至有得也韓伯此注與干寶說同正義以爲憂念虞度失注意矣惟如干說實亦未合傳但言悔不言悔亡乃曰悔亡則虞豈可通乎廣雅釋詁曰虞驚也然則憂虞猶言憂驚也或以爲驩虞或以爲虞度胥失其解廣雅

此訓殆古易說歟

齊小大者存乎卦

注曰齊猶言辯也

樾謹按齊之訓辯初無依據韓意蓋謂齊小大與辯吉凶語意相近耳殆非也齊小大正與列貴賤同齊猶言列也淮南子原道篇齊麤曼之色高注曰齊列也是齊可訓列莊子盜跖篇齒如齊貝齊貝猶列貝也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曰列曰齊辭異而義同猶未及乎辯之也繫辭焉而明吉凶斯辯矣故又曰辯吉凶者存乎辭韓伯謂齊猶辯殊非傳意

憂悔吝者存乎介

注曰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即悔吝者言乎小疵也

樾謹按所引王弼說見略例明卦適變通爻篇其文曰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以文義求之似王氏讀介爲畛故以其位其介對文竝舉釋文於略例出其介二字云音畛此得王氏之意者也又曰本又作分符問反蓋界限之畛與分量之分義得兩通故陸氏竝存之不以爲誤也韓伯訓介爲纖介本王肅干寶之說乃又引王弼說以證之殆未達弼旨矣釋文於此出乎介二字云音畛注同王肅干韓云纖介也是陸氏讀此傳仍從王弼作畛所謂注同者即注中其介不可慢之介也纖介之

說別屬之王肅干韓其所見塙矣

其靜也專

注曰專專一也

樾謹按下文云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翕與闢正相對此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專與直亦必相對殆非專一之謂也專當作摶說文手部摶圜也考工記梓人摶身而鴻鄭注曰摶圜也又廬人弓人注竝同楚辭橘頌篇圓果摶兮王逸注曰摶圜也楚人名圜爲摶然則其靜也摶猶言其靜也圜圜者乾之本體也摶直翕闢皆言其狀非言其德摶作專者叚字耳史記秦始皇紀摶心壹志叚摶爲專也此云其靜也專叚專爲摶也釋文曰專陸作塼塼卽摶字之譌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注曰物之存成由乎道義也正義曰此明易道既存天地之中能成其萬物之性使物生不失其性存其萬物之存使物得其存成也性謂稟其始也存謂保其終也

樾謹按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能保其成之之性使長存而勿失卽道義之所從出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爾雅釋訓曰存存在也邢昺疏卽引繫辭成性存存以證之是存存重言非有兩義正義以成性爲一事存存爲一事解爲存其萬物之存下存字果何指乎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正義曰謂聖人於天下至賾之理必重愼明之不可鄙賤輕

惡也

樾謹按惡之言麤也國語齊語惡金以鑄鉏夷斤欘聿昭注曰惡麤也儀禮既夕記主人乘惡車亦取麤惡之義天下之理至賾必詳悉言之方能共曉故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謂不可麤略也惡與善爲對文釋名釋言語曰善演也演盡物理也盡物理謂之善然則不盡物理謂之惡矣正義以爲鄙賤輕惡夫天下之理豈有可賤惡者知其不然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釋文曰鄭本作至賾云賾當爲動九家亦作冊集解引虞翻曰動舊誤作賾也

樾謹按以鄭虞說觀之是古本此句作言天下之至賾與上句同正義曰若以文勢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然則孔穎達所據本亦作至賾矣學者徒見上文賾與動對舉故改賾爲動不知此文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實專承天下之賾而言下文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然後覆說動字若謂此文賾字必與動對則下文動字何以不與賾對乎蓋天下之賾天下之動文雖平列意實相承不必兩兩對舉也執後世之文法以讀聖經失之泥矣其兩云言天下之至賾似乎繁複乃古人自有此文法孟子梁惠王篇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離婁篇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若以後世文法繩之兩王之

不王兩瞽瞍底豫亦可省其一矣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正義曰言君子含乘車今應負之人而乘車是小人乘君子之器也則盜竊之人思欲奪之矣小人居上位必驕慢而在下必暴虐爲政如此大盜思欲伐之矣

樾謹按詩泮水篇思樂泮水禮記禮器篇正義作斯樂泮水我行其野篇言歸思復唐石經作言歸斯復蓋思斯竝語詞古亦通用盜思奪之矣盜思伐之矣兩思字均與斯字同猶曰盜斯奪之矣盜斯伐之矣正義以實字解之未合古義

聖人以此洗心

注曰洗濯萬物之心

樾謹按傳言洗心不言洗萬物之心韓注非也釋文出先心二字曰劉瓛悉彡反盡也王肅韓悉禮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今按洗心之義當從劉瓛說尚書酒誥篇自洗腆釋文曰洗先典反馬云盡也然則洗之訓盡古有此義以此洗心者以此盡心也禮記王制篇刑者倆也倆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文義與此相近說文夕部㐱盡也劉音悉彡反蓋即讀如㐱故訓盡也京荀諸本作先乃洗字之省而集解引虞注曰以蓍神知來故以先心若然則當云聖人以此先知何言先心乎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樾謹按以上下文法言之此數語殊爲不倫疑易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乃上篇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下之脫簡是
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乃文之重出者也當移至上篇曰是
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古易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至此篇則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
宜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之乾坤
動而不括
注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閡之患也
檮謹按括與适通書君奭篇南宮括大傳作南宮适是其證
也說文疋部适疾也讀與括同然則不括卽不适言不疾也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君子不急於動故曰動而不适韓注
訓括爲結又加閡字以成義失之迂矣
於稽其類
集解引侯果曰於嗟也
檮謹按爾雅釋詁爰粵於也詩桑中篇爰采唐矣儀禮士冠
禮爰字孔嘉毛傳鄭注竝曰爰於也然則於稽其類猶云爰稽其類粵稽其類耳侯
訓爲嗟則讀爲烏轉於文義未安矣
因貳以濟民行
注曰貳則失得也
檮謹按釋文因貳音二鄭云當爲式集解引虞翻曰二謂乾
與坤也是虞韓皆與鄭讀同然聖人何不明舉此二者以示

人而但曰貳貳者何物乎後人各以意求之或以爲乾坤或以爲失得而聖人之傳幾同秦客之廋辭楚王之隱語矣殆非也周官小宰之職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鄭司農云貳副也司勳職曰大功司勳藏其貳鄭注曰貳猶副也功書藏于天府又副于此者以其主賞司盟職曰既盟則貳之注曰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以此考之凡有正書而寫其副本曰貳古者三易之法掌于太卜民間不得見也然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亦欲使之知所趨避因寫副本行之邦國使民皆得取決焉故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是故變化云爲

正義曰是故變化云爲者易既備含諸事以是之故物之或

一以漸變改或頓從化易或曰之所云或身之所爲也

樾謹按變化云爲與下句吉事有祥一律云亦有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曰公之云感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國語晉語曰其誰云弗從韋昭注曰誰有弗從是亦訓云爲有也變化云爲卽變化有爲言其變化必有所爲也變化有爲故象事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知來上句用云字下句用有字文異而義同古書往往有此尙書洪範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爰卽曰也爾雅釋魚篇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蠃諸卽者也蠃句成文而虛字不同不可枚舉若從正義之說變化云爲分爲四事則與下文不屬矣

不易乎世 文言

王注曰不爲世俗所移易也

樾謹按易當讀爲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云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亦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策韓策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皆其證也白虎通號篇引尚書不施予一人卽盤庚篇不惕予一人施通作易故通作惕亦其證也不易乎世者不施乎世也言不得設施乎世也不施乎世故不成名而爲龍德之隱矣

善世而不伐

正義曰謂爲善於世而不自伐

樾謹按傳言善世不言爲善於世正義所說非其旨也世當作大禮記曲禮篇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注曰世或爲大公羊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昭二十五年樂世心左穀經文世竝作大桓九年左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衞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善世而不伐者善大而不伐也下句曰德博而化善世與德博義正一律世與博皆大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當以成就道德爲行令其德行彰顯使人日可見其德行之事此君子之常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甚爲不辭此日字疑曰字之誤大畜九三曰閑輿衞釋文云曰音越曰猶言也鄭人習反云日習車

徒然則曰日二字之相亂在本書已有徵矣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可見之行也曰行曰可見之行也猶云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可見之行也曰謌作曰於義難通矣

葢言順也

樾謹按此順字卽象傳馴致其道之馴集解於象傳引九家易曰馴猶順也葢馴順竝從川聲說文馬部馴馬順也是二字聲義俱同馴致其道卽順致其道葢言順也卽葢言馴也正義於彼云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於此云葢言順習陰惡之道積微而不已是孔氏猶知順馴之同義唐時古訓未湮也

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說卦

集解引虞翻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既濟定故既成萬物矣

樾謹按繫辭傳云初帥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集解引侯果曰盡有典常非虛設也是侯氏訓既爲盡此云既成萬物義亦與彼同猶言盡成萬物也傳本泛論必牽合卦名此最虞氏之失

巽入也

樾謹按說文丌部巽具也從丌巽聲巽也從丌從頭此易巽卦爲長女爲風者以此推之疑古說卦傳當曰巽巽也不曰巽入也葢嘗徵之象傳矣象傳每不言卦名而言卦之名義如坎下艮上則曰險而止震下兌上則曰動而說皆是也

獨至巽卦則皆曰巽無曰入者小畜曰健而巽蠱曰巽而止觀曰順而巽大過曰巽而說行恆曰巽而動益曰動而巽升曰巽而順鼎曰巽而耳目聰明漸曰止而巽中孚曰說而巽象傳無一入字然則說卦傳不作巽入也明矣蓋卦名本作巽說卦傳釋其義曰巽巽也象傳言巽者皆巽之名義也自卦名變作巽則巽巽也二字無別於是用序卦傳義改作巽入也而古字古義俱亡矣

爲蕃鮮

正義曰鮮明也取其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

㯳謹按蕃育鮮明則成兩義當曰爲蕃爲鮮不得合言之曰爲蕃鮮也蕃讀爲播周官大司樂職播之以八音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然則周易段蕃爲播猶周官故書段藩爲播蕃藩播竝從番聲古音同也鮮之言散也國語周語地無散陽漢白石神君碑作地無鱻陽鮮與鱻同是故爲蕃鮮猶云爲播散也震動故有播散之義後人不通古音斯失其解矣

爲廣顙

㯳謹按釋文廣鄭作黃當從之上文爲寡髮本作爲宣髮集解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考工記鄭注曰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是鄭說與虞同爲宣髮爲黃顙爲多白眼三句皆以色言也今作寡髮廣顙失之矣

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

檢謹按爲曳二字似宜在其於輿也之下其於輿也爲曳如睽六三見輿曳是也睽自三至五正有坎象以經注經莫塙于此矣爲多眚以下於輿義不相蒙自爲曳二字誤倒在上乃以多眚屬輿集解引虞翻曰坤爲大車坎折車軸故爲車多眚未免曲爲之說矣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序卦

檢謹按以喜二字疑當在必有隨之上其文曰豫以喜必有隨故受之以隨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正義引鄭注曰喜樂而出人則隨從正解豫以喜必有隨之義可據以訂正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注曰孚信也既已有節則宜信以守之

檢謹按說文口部口瑞信也守國者用玉口守都鄙者用角口使山邦者用虎口土邦者用人口澤邦者用龍口門關者用符口貨賄用璽口道路用旌口象相合之形今經典相承皆以節爲之韓伯之意蓋謂節猶口也所以爲信也故曰既已有節則宜信而守之晉人猶知古義唐以後不復知此矣

比樂師憂 蹼卦

注曰親比則樂動眾則憂

檢謹按比樂師憂實周易中之精義韓伯此注殊爲膚淺集解引虞翻曰比五得位建萬國故樂師三失位與尸故憂亦非其旨也蓋比樂師憂創需訟之一利涉一不利涉也需卦坎在上是未出險未出險則宜往而出險故曰利涉大川訟

卦坎在下是已出險已出險則不宜又入險故曰不利涉大川此需訟一利涉之別也然需訟之利涉不利涉以乾言也乾陽上升故需坎在上爲未出險而訟坎在下爲已出險若師比則當以坤言矣坤陰下降故比坎在上爲不遇險而師坎在下爲遇險不遇險故樂遇險故憂比樂師憂正與需訟之利涉不利涉相反而實一義也請更以蹇解井困四卦明之艮震皆陽卦也陽則上升故艮上有坎爲蹇而震下有坎則解矣兌巽皆陰卦也陰則下降故巽上有坎爲井而兌下有坎則困矣傳曰井通而困相遇也明井坎在上則巽陰已通困坎在下則兌陰降而適與相遇也知井之通則知比之樂矣知困之相遇則知師之憂矣余著易貫一書頗發明憂樂之旨以明處憂患之道此書專犂古訓於易義未及敷陳姑撮其大旨如此

賁无色也

注曰飾貴合眾无定色也

樾謹按无定色不可謂之无色韓注非也集解引虞翻曰五動巽白故无色也若然則賁變爲家人矣舍賁之本卦而取義於家人不亦遠乎虞注亦非也然无色之義殊不可曉釋文引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鄭云賁變也文飾之貌王肅云賁有文飾黃白色以諸說觀之賁安得云无色惟上九白賁无咎王注曰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是无色之義但可以言上九一爻豈可以言全卦乎疑无當作元乃古文其字集韵

曰其古作亓是也噬嗑食也賁色也食色正相對成文因賁止一字故加其字以足之曰賁亓色也亓无形似遂譌爲无色矣

兌見而巽伏也

注曰兌貴顯說巽貴卑退

檖謹按兌見而巽伏者陰始于上而極于下也畫卦者必自下而上故有震長男巽長女之說然陰陽之理實不盡于此冬至之日一陽自地而升夏至之日一陰自天而降此陽升陰降之定理也故雜卦傳有震起艮止兌見巽伏之說震所以爲起者陽始于下也艮所以爲止者陽極于上也此學者所知也兌所以爲見者陰始于上也巽所以爲伏者陰極于下也此學者所未知也請以否泰二卦明之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陽已升陰已降而不復交矣聖人因名之曰否三陰在上三陽在下則陽升陰降而交焉聖人因名之曰泰是可見陰陽之理矣不然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豈非天地之正位何以爲否乎夫伏羲之卦猶倉頡之字也畫卦之法必自下而上亦猶作字之法必自左而右也一卦有一卦之意非必自下而上亦猶一字有一字之意非必自左而右也然則兌見巽伏之說與巽長兌少之說何妨各成一義乎

羣經平議三

德清俞樾蔭甫著

尚書一

光被四表　堯典

枚氏傳曰故其名聞充溢四外

樾謹按光被四外甚爲不辭詩噫嘻篇正義引鄭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然經文但曰四表不曰四海之表增字釋經亦非經旨今按僖二十八年左傳表裏山河表裏皆以衣爲喻是故四表猶四裔也說文衣部表上衣也從衣從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又曰裔衣裾也是表與裔本義皆屬衣以其在極外而言則曰四表猶衣之有表也以其在極末而

言則曰四裔猶衣之有裔也文選西都賦曰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表帶並言得古義矣

克明俊德

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元孫之親

一樾謹按此句當與上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連讀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由其克明俊德禮記大學篇引此文而釋之曰皆自明也是謂堯自明其德非謂明俊德之士也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皆兩句爲一義與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八句正相似僞孔傳割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蓋正取此數語與堯典相配

也其後僞作二十八字者終之曰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則固以舜之元德配堯之俊德矣

厥民因

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

一樾謹按經文止言厥民安知其爲老弱者乎傳義似非經意也因之言重襲也說文艸部曰茵車重席廣雅釋器曰複褥謂之褥蓋因有重複之義以其爲重席而從艸作茵以其爲複褥而從衣作褥其義相近隩本作奧見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奧深也因有重複之義則亦深也大暑大寒人不可犯皆宜深居以避之禮記月令篇於仲夏之月仲冬之月並曰處必掩身是其義

也

胄子朱啟明

傳曰胄國子爵朱名正義曰夏王仲康之時胄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胄之舞衣故知古有胄國胄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元以爲帝之胄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啟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

樾謹按枚說是也說文糸部絑純赤也虞書丹朱如此蓋虞書有胄子朱之朱有朱虎熊羆之朱有丹朱之朱許君謂丹朱如此然則胄子朱與朱虎不如此明矣不然胄子朱之文最在前何舍前而舉後乎即此可見壁中古文胄子朱與丹絑兩字不同其非一人明甚孔傳雖僞然此說實勝馬鄭舊

義學者不可不知也

試可乃已

傳曰唯鯀可試無成乃退

樾謹按經言試可不言試經言乃已不言無成乃已傳義非也已當作以禮記檀弓篇則豈不得以鄭注曰以已字文曰以與已字本同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曰已本亦作以論語先進篇毋吾以也釋文曰以鄭本作已皆已以通用之證以用也試可乃以者言試之而可乃用之也史記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蓋不知已當作以而疑試可乃已文義難通遂改可爲不可古書之難讀久矣

巽朕位

傳曰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　釋文引馬注曰巽讓也　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入處我位

撝謹按諸說於文義均未安史記五帝本紀巽作踐當從之尚書作巽者假字也踐從戔聲古音與巽近史記仲尼弟子傳宓不齊字子賤任不齊字選賤從戔聲選從巽聲而皆名不齊是其證矣說者不知巽爲踐之假字望文生訓失之舜讓于德弗嗣

撝謹按文選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注引漢書音義曰古文台爲嗣是古文尚書作嗣今文尚書作台台卽怡字故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也古文台爲嗣猶韓詩嗣音作詒音公羊春秋治兵作祠兵乃假

借字史記五帝紀作不懌則以訓詁字代之也史公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竊謂史公雖得台字之義而于經文句讀有未審也此經嗣字當從今文作怡其義則從史公作懌而以舜讓于德爲句弗台爲句弗讓于德者言舜讓于有德之人也他如讓于稷契暨皐陶讓于殳斨暨伯與皆有所讓之人而此無之者蓋舜實亦未見有可讓之人但不敢便陟帝位故讓于有德者若曰天下自當有其人姑待之耳弗怡者堯弗怡也堯聞其讓而不怡懌蓋不允其讓也故其下遂繼之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不然如下文諸臣之讓史臣必書帝曰俞女往哉夔云帝曰俞往哉女諧此文舜讓之下堯猶無一言何以

如五器

姚氏傳曰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

樾謹按姚方興以如五器連下卒乃復爲義蓋卽馬融說太平御覽禮儀部引馬注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是也然如其說則但曰五玉卒乃復豈不甚明必變其文曰五器何歟隱八年公羊傳疏引鄭注曰如者以物相投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鄭氏此說于古無徵且以物相授與而謂之如亦未詳何義殆不可用也今按如猶同也廣雅釋言曰如均也上文同律度量衡傳曰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然則如與同竝有均義律度量衡言同五器言如其義一也五器者五兵也國語

周語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韋注曰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也是古謂兵器爲器大戴記用兵篇公曰蚩尤作兵與予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公問作兵子言作器此古謂兵爲器之明證蓋器械之中以兵爲重故得專以器名禮記少儀篇不度民械鄭注曰械兵器也謂兵器爲器猶謂兵器爲械矣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是古者兵器有五故謂之五器天子巡守所至必均同之故曰如五器也五兵之說諸傳記所載不一今姑依司馬法爲說其詳見孔氏廣森禮學卮言

卒乃復

樾謹按姚傳襲馬融之說以此句連上如五器爲義未得其旨辯見前矣隱八年公羊傳疏引鄭注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然每方禮畢輒歸道里迂遠于事不便且下文言歸此文言復文既不同義亦當異若如鄭注何不言卒乃歸而必言卒乃復乎今按周官宰夫職曰諸臣之復鄭注曰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又太僕職曰掌諸侯之復逆注曰復謂奏事也卒乃復當從此義謂每一方禮畢辨輒使人反報于堯也下文歸格于藝祖方是舜自歸曰復歸經固別而言之何後人尚混而一之乎

歸格于藝祖

傳曰藝文也言祖則考著

樾謹按姚以藝祖即文祖益陰用鄭義鄭君說上文受終于文祖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見史記集解又說此文歸格于藝祖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見詩我將篇正義是鄭意正謂藝祖即文祖也姚襲其說但不以爲明堂耳今按文祖之說自以鄭義爲塙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然則舉文祖之一名以包靈府神斗眾名猶舉明堂之一名以包青陽總章諸名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舜之受終必於文祖猶周公朝諸侯必於明堂也孫氏星衍江氏聲竝宗其說洵無以易之矣惟以藝祖謂即文祖恐未必然文祖藝祖既有異名必非同實若文藝一

也何以前後俱言文祖此獨變文言藝乎且藝之訓文亦非古訓周官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猶言材藝也漢世遂以六經爲六藝而後世因之有文藝之稱豈可以說唐虞之書乎尚書大傳作歸假于禰祖史記五帝本紀亦云歸至于禰祖廟此自是古文今文之異然文祖無異文而藝祖禰祖古今文不同卽此可知藝祖之非卽文祖矣釋文引馬王云藝禰也以藝爲禰是以今文說古文上文受終于文祖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是馬融之意固以文祖藝祖爲有別矣惟藝之爲禰殊無依據孫氏星衍謂聲相近此未得也藝當讀爲蓺蓺從埶聲古藝字止作埶漢書楚元王傳注曰埶古藝字司馬遷傳注曰埶古藝字蓋古作埶後作埶又作藝轉相加而愈非古矣是故以藝爲蓺實以埶爲蓺古文以聲爲主省不從日亦猶以哥爲歌以臥爲賢之例也國語楚語居寢有蓺御之箴韋注曰蓺近也蓺之義爲近禰之義亦爲近襄十三年左傳正義曰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爲近也隱元年公羊傳疏引舊說云禰亓宥爾言雖可入廟是神亓猶自最近于已故曰禰以是推之疑古字止作爾爾近也其後又加亓宥者神之也故說文無禰字也字亦通作昵高宗肜日篇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然則以蓺爲禰猶以昵爲禰昵卽暱之或體暱與蓺竝在說文日部其說解曰暱日近也蓺日狎習相慢也二字之義相近考廟最親有狎近之義故或謂之蓺或謂之昵實一義

也自後世以爾字加示作禰遂爲定名而磬昵之名皆廢矣
又安知此經藝字爲磬字之假借乎今破藝爲磬以申明馬
說明今古文文異而義同鄭君明堂之說可以說文祖不可
以說藝祖至姚氏竊鄭義而變其說更不足論矣

鞭作官刑

傳曰以鞭爲治官事之刑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馬注曰爲辨治官事者爲刑姚傳正用
馬注惟官字之義自來未得今按官館古同字說文食部館
客舍也從食官聲白部官吏事君也從宀白白猶眾也此與
師同意夫以宀覆眾正合客舍之義官卽古館字明矣許君
分官館爲二誤也漢書賈誼傳學者所學之官也文翁傳修
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字並作官不作館漢書多古字也說詳
余所著字義載疑原官之始益專爲庶人在官者而設彼皆
從田閒來不有以舍之何以從事于公乎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故在官者卽謂之官其後遂相承以爲吏
事君者之名而官之本義反爲所奪乃更製館字以爲客舍
之名館所以從食者以庶人在官皆得食祿故也此經鞭作
官刑蓋以警庶人在官之游惰者若以今字書之當云鞭作
館刑馬姚之義均有未盡

達四聰

樾謹按文十八年左傳杜注曰闢四門達四窻以賓禮眾賢
此古說之幸存者也四聰卽四窻也釋名釋宮室曰窻聰也

於內窺外爲聰明也是窻聰聲近而義通闢四門所以明四目也達四窻所以達四聰也門與目聲義俱隔故兩言之窻與聰聲義俱通故一言之言聰卽言窻也此承格于文祖而言鄭君云文祖猶周之明堂然則四門四窻明堂之制也古明堂之制四旁爲兩夾兩夾皆有窻故曰四旁兩夾窻白盛說詳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四窻卽四旁之窻也四門在前故以喻目四窻在旁故以喻耳是可見古義之精矣

黎民阻飢

傳曰阻難衆人之難在於飢

樾謹按詩思文篇正義引鄭注曰阻阨也姚義與鄭相近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始也漢書食貨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是作阻者古文作祖者今文馬用今文說耳竊謂阻祖皆且之假字古字祖阻皆與且通商祖庚卣祖乙卣其祖字皆作且儀禮大射禮曰且左還鄭注曰古文且爲阻是其證也說文且部且薦也然則黎民且飢猶云黎民薦飢詩雲漢篇飢饉薦臻毛傳曰薦重也正義引爾雅釋天仍飢爲荐謂薦荐字異義同黎民薦飢正仍飢之義也且字古文作丄几在地上有薦籍之意故訓爲薦作祖作阻均其假字因其作祖而訓爲始因其作阻而訓爲阨俱未免望文生訓矣

女后稷

正義曰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女君

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
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
爲后稷非官稱后也
樾謹按稷曰后稷猶夔曰后夔弃曰后弃所謂尊而君之者
是也帝命其臣何得亦從尊稱而曰女后稷乎若謂女君此
稷官不辭甚矣詩思文篇正義引鄭注曰汝居稷官種蒔五
穀疑鄭君所據本作女居稷今作后者后與居形似又經傳
多言后稷因而致誤也國語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
虞夏后字亦當作居世居稷者世居稷官也今作世后稷則
不成義矣韋注曰后君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寬而栗
傳曰寬宏而能莊栗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馬融曰寬大而敬謹戰栗也姚義即本
馬融說然莊栗之義與下文無傲相近傳曰簡失之傲然則
寬不失之傲也此栗字疑非戰栗之謂栗猶秩也詩良耜篇
積之栗栗說文引作穧之秩秩哀二年公羊傳戰于栗釋文
曰栗一本作秩是栗與秩古通用寬而栗猶寬而秩也言寬
大而條理秩然也爾雅釋訓曰條條秩秩智也是其義也禮
記表記篇寬而有辨鄭注曰辨別也猶寬而栗也然則鄭君
以寬而栗爲寬而有辨別得其旨矣
歌永言
傳曰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正義曰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

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

樾謹按史記五帝本紀作歌長言是亦訓永爲長然訓永爲長則下句聲依永爲聲依長矣於義難通蔡沈集傳曰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夫五聲既有長短清濁之不同卽不得言依永也豈將獨存宮聲而廢其四聲乎蔡說非也今按漢書禮樂志曰歌咏言聲依咏藝文志曰詩言志歌詠言是今文尚書永作詠當從之詩言志歌詠言謂詩所以言其志歌所以詠其言也依其所詠以定五聲是謂聲依詠又患其不和也而以六律六呂和之是謂律和聲古文尚書作永者卽詠之段字耳釋文曰永徐音詠得之矣

庶明厲翼 皋陶謨

枚傳曰衆庶皆明其教令而自勉厲翼戴上命正義引鄭注曰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

樾謹按枚傳增字太多未得經旨鄭注以庶明爲衆賢明亦近不詞明當讀爲萌周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杜子春讀萌爲明又曰其字當爲明是明萌古通用也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漢書霍去病傳及厥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注竝曰萌與甿同是古人每假萌爲甿呂氏春秋高義篇比於賓萌鹽鐵論三代之盛無亂萌文選上林賦以瞻萌隸長楊賦遐萌爲之不安吳都賦李注

引戰國策臣觀人萌謠俗漢成陽靈臺碑以育苗萌楊震碑凡百黎萌皆是也然則庶萌猶言庶民矣詩卷阿篇有馮有翼鄭箋曰翼助也庶萌厲翼言庶民勉厲以助上也惇敘九族猶堯典言九族既睦庶萌厲翼猶堯典言黎民於變時雍九族舉至近者庶萌舉至遠者故曰邇可遠在茲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此所以惇敘九族而庶萌厲翼也

簡而廉

傳曰性簡大而有廉隅

樾謹按禮記中庸篇簡而文溫而理鄭注曰猶簡而辨直而溫也然則此經廉字鄭讀爲辨言雖簡約而有分別也論語陽貨篇古之矜也廉鄭注曰魯讀廉爲貶禮記玉藻篇立容辨卑鄭注曰辨讀貶廉辨竝可讀爲貶是其聲相近也故鄭讀此經廉字爲辨凡人惟過于簡約則無等威易於無別書曰簡而辨禮曰簡而文其義一也鄭說洵長于枚矣

剛而塞

傳曰剛斷而實塞正義曰剛而能斷失於空疏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

樾謹按剛而能斷安見必失之空疏正義所說非也塞當讀爲思堯典篇欽明文思今文尚書作塞正義引鄭注曰慮深通敏謂之思此古文說也後漢書郅惲傳注引鄭注尚書考靈耀曰道德純備謂之塞此今文說也是鄭君各依本字爲說釋文引馬融曰道德純備謂之思則以今文塞字之義爲

古文思字之義矣說詳段氏撰異蓋思塞雙聲故義得相通堯典思字馬以塞字讀之然則皋陶謨塞字亦可以思字讀之剛而塞者剛而思也剛斷之人恐或不能審思則失之於不當斷而斷者多矣故必剛而思乃爲德也

百僚師師

傳曰師師相師法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曰師衆也廣雅釋訓曰師師衆也猶之雍爲和雍雍亦爲和肅肅亦爲敬古人之詞類然百僚師師乃衆盛之貌猶詩言濟濟多士也徵子篇卿士師師非度梓材篇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凡言師師皆言衆也馬融解卿士師師非度曰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

見史記集解枚傳以師師爲相師法蓋卽襲馬融說然非古義矣

無教逸欲有邦

傳曰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樾謹按逸豫貪欲非美名也必無以此爲教者且經文止有邦二字乃增益之曰是有國者之常非經旨矣今按教之言效也說文教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曰教之爲言效也言上爲而下效也釋名釋言語曰教效也下所法效也蓋教從孝聲說文子部曰孝效也孝從爻聲爻者效此者也是爻孝教三字竝聲近而義通無教逸欲猶無效逸欲與無若丹朱傲同義有邦二字

屬下讀有邦兢兢業業言有國者不可不愼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

傳曰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正義曰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元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樾謹按王肅本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爲說枚則專以諸侯言其義皆有所未盡鄭義盡之矣而江氏聲據曲禮禮不下庶人謂庶人通用士禮不別爲庶人制禮于是又自爲說謂五等諸侯爲三卿大夫四士五而引周禮上公九命子男五命證五等諸侯爲三其說似

塙矣然不及天子義終未安今按五禮者天子也公侯也伯子男也卿大夫也士庶人也僖二十九年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可證公侯與伯子男之禮不同昭四年傳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其曰公者蓋兼侯而言公合諸侯謂公侯合伯子男也伯子男會公謂伯子男會公侯也哀十三年傳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此伯字杜注謂諸侯長非五等之伯其曰侯者蓋兼公而言其曰子男者蓋兼伯而言謂公侯帥伯子男以見於伯也古者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合公侯伯子男而一之分士庶人而二之固其說之小疏矣

予思曰孜孜

傳曰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樾謹按上文皋陶云思曰贊贊正義曰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是其字作曰音越今作日讀人實反誤也禹此語與皋陶之語相承則其字亦當作曰因皋陶言思曰贊贊故禹言予思曰孜孜也曰者語詞思曰贊贊者思贊贊也思曰孜孜者思孜孜也正義解上文曰字未得其旨然即其語知上文是曰字可知此文亦是曰字矣益兩語相承不容有異也

奏庶艱食

傳曰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

樾謹按如枚傳則當移庶艱食三字於暨稷播之上必非經旨矣釋文曰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然根食二字甚爲不辭詩思文篇正義引鄭注曰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尼之食然菜蔬之類不爲甚難且經止言艱食安知其爲菜蔬乎恐亦非經旨矣今按艱當讀爲饉說文蓳部艱從蓳艮聲重文蘞曰籀文艱從喜蓋喜聲之轉卽爲欣成十三年左傳曹公子欣時十六年公羊傳作喜時是其證也喜轉爲欣則與艮聲相近故篆文艱從艮聲籀文蘞從喜聲也蘞從喜饉亦從喜兩字聲同故得通用儀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鄭注並曰炊黍稷曰饎爾雅釋訓篇釋文引字林曰饎熟食也然則饎食謂熟食正與鮮食相對成義先時隨山刊木猶未播種止得鳥獸之屬而食之故曰暨益奏庶鮮食此時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田疇已可耕種兼得黍稷之食故曰暨

稷播奏庶饎食鮮食也馬融百穀之說於義正合但必作根食則轉未安耳艱根竝從艮聲艱饎竝從喜聲以六書假借之例求之皆無不合而饎食之義則視根食之義爲長矣禮記樂記篇天地訢合鄭注曰訢讀曰熹訢從斤聲得讀爲熹故艱從艮聲得讀爲饎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

傳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

檄謹按枚以忽爲忽怠與治理相對義殊未安至蔡沈傳竟云忽治之反也更爲肊說矣忽字鄭作曶史記集解引鄭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如其說則曶卽今笏字笏以出納五言不辭甚矣然以鄭注繹之蓋於治字絕句而以曶字屬下讀其解非也其讀是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者聲音之道與政事通故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在察天下之治理也曶以出納五言者曶乃語詞說文曰部云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又云曶出气詞也從曰象气出形然則曰曶二字古人竝用爲語詞曶以出納五言也出納五言者以出納五言也曶乃語辭不當以實義求之漢書律厤志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云云班氏此解以順字釋訓字

順以歌詠五常之言卽訓以出內五言也古文今文文字雖異而句讀則同可證枚傳以治忽連讀之非矣又按漢志訓字今本譌作詠段氏撰異據隋書律厤志訂正今從之

既載壺口 禹貢

樾謹按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與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文義一律舊讀以冀州既載爲句非也蔡傳曰經始治之謂載言既又言始甚爲不詞白虎通四時篇曰載之言成也既載壺口言禹治壺口既成乃治梁岐也壺口不言治者文見于下故省于上也猶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岳陽不言修者文見于上故省于下也此古人屬詞之法也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傳曰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鄭注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夫克賦中下經無明文鄭何以知之且訓貞爲正而云正作不休義亦難曉及讀枚傳正與相當之說始悟鄭意鄭訓貞爲正者蓋謂正當也廣韵曰正正當也厥田中下厥賦亦中下賦正與田相當他州無田賦同等者獨充則然如曰厥田惟中下厥賦惟中下則於詞累矣故變文曰厥賦貞也洛誥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曰貞當也厥賦貞亦此義也枚傳正與相當之說蓋竊鄭舊義謂賦第九則有意異鄭耳鄭注又曰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者正作之正蓋涉上文貞正也

而誤當云治此州工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故繼之曰言功難也自工作誤爲正作而鄭義晦矣江氏聲尚書集注乃改鄭注中下爲下下强鄭從枚其失已甚信述古之難也

嶋夷既略

史記集解引馬注曰用功少曰略

樾謹按略當爲埒說文土部埒土乾也一曰堅也嶋夷既埒正當從土乾之訓水退而土乾也作略者假借字埒略竝各聲从土从田義得相通說文田部畧城下田也漢書翟方進傳注引張晏曰堮城郭旁地廣雅釋水曰畎池也王逸注七諫曰陂池曰坑然則埒之爲略猶畧之爲堮畎之爲坑矣

厥土赤埴墳

傳曰土黏曰埴

樾謹按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文選蜀都賦注引鄭注曰熾赤也是經文埴字鄭本作戠讀爲熾訓爲赤矣何必又言熾乎戠字仍當讀如本字赤者赤色也戠者襍色也周易豫九四勿疑朋盍簪虞氏本簪作戠曰戠聚會也襍色謂之戠正取聚會之義周官縫人職鄭注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公彥疏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赤戠猶柳穀也穀卽說文穀字亦赤色日色赤而又聚有諸色謂之柳

穀土色赤而又聚有諸色謂之赤哉矣下文曰厥貢惟土五色蔡沈傳曰徐土雖赤而五色亦間有之不知五色卽包于一哉字之中經固有文不待後人增益其義也

陽鳥攸居

林之奇尚書全解曰諸儒之說皆以陽鳥爲雁竊獨疑之此篇所敘治水詳見九州之下者莫非地名此州上言彭蠡下言三江震澤獨于此三句中言雁非惟文勢不稱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古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昭二十八年公如死鳥杜注衞地名又鄭有鳴雁在陳留縣漢北邊有雁門安知陽鳥非地名乎

樾謹按林說是矣然未盡也古鳥島通用釋名釋水曰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人物所趨如鳥之下也集韻二十二皓曰島古作鳥羣經音辨曰鳥海曲也是以冀州島夷皮服史記夏本紀作鳥夷揚州島夷卉服漢書地理志作鳥夷後漢書度尚傳注引此亦作鳥夷然則陽鳥卽陽島也古文止作鳥島夷也陽鳥也一也後人于鳥夷之鳥皆改作島而陽鳥之鳥則因誤解爲雁轉得仍古文之舊而其爲地名則益無知者矣林氏雖知陽鳥爲地名然不知鳥卽島字而引虎牢太丘之類以證之蓋古字亡而古義之湮久矣說文山部島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然島亦不必在海中史記司馬相如傳阜陵別島正義曰水中山曰島字亦作隝文選西京賦長風激於別隝注曰水中之洲曰隝音島然則所謂

陽鳥者雖不知何地要亦此類也呂氏春秋恃君覽有揚鳥豈卽禹貢陽鳥歟至鳥夷之鳥字當作鳥而義則仍當爲鳥鄭注曰東方民搏食鳥獸者則未免望文生訓矣

九江孔殷

傳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櫆謹按史記作九江甚中枚義卽本史公說然以經例求之如九河既道三江既入之類末一字皆言水之治九江孔殷亦當同之殆非甚中之謂也今按孔當訓大老子孔德之容何上公注曰孔大也殷猶定也堯典篇以殷仲秋五帝紀作以閏月正四時史公以閏月定四時五帝紀作以閏月正四時史公以訓詁字易經文殷訓正定亦訓正然則殷定同義固尙書家之師說矣九江孔殷者九江大定也言九江之水東合大江故水勢大定也正義引鄭注曰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地里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按鄭君說九江自是古義而以孔殷爲其孔眾多不辭甚矣雖古文家舊說殆不可用

厥名包匭菁茅

正義曰鄭康成以厥名屬下包匭菁茅爲句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櫆謹按厥名包匭菁茅與厥篚元纁璣組文法一律當以鄭讀爲正太史公以厥名屬上三邦底貢爲句作三國致貢其名集解引馬融注曰三國所致貢其名美也枚傳從之殆非

經旨矣然厥名二字鄭注不傳不知鄭作何解周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曰古曰名今曰字蓋古謂字曰名故以文字題識卽謂之名亦或作銘司勳曰銘書于王之大常注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鄭注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蓋書以識事古但謂之名後人因器物題識或須刻之故從金作銘耳厥名包甌菁茅者因既包裹而又纏結不可識別乃以文字題其上亦重之之意也他物則否故包甌菁茅獨言厥名也

岷嶓既藝

釋文曰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播

檛謹按說文無嶓字壁中古文蓋止作播後人因其是山名輒改從手者爲從山而其音猶從播之本音故韋昭音播也播與波古通用上文滎波既豬馬鄭王本作播周官職方氏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竝其證也播與波通故亦得讀從波音此陸德明所以音求之古字作播無疑矣

四隩既宅

檛謹按四隩既宅卽堯典所謂宅隅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者也故九山九川九澤皆言九而此獨言四也國語周語宅居九隩合通四海九隩亦當作四隩涉上文九山九川九澤九藪九原而誤也辯見國語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樾謹按上文甸服曰百里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皆積而計之也二百里者合百里而言三百里者合二百里而言四百里者合三百里而言五百里者合四百里而言也下文綏服要服荒服曰三百里二百里皆不積而計之三百里則自爲三百里也二百里則自爲二百里也獨此文曰百里采二百里男邦則積而計之也所謂二百里者合百里而言也曰三百里男邦則又不積而計之所謂三百里者自爲三百里也以前後文準之似乎自亂其例矣疑三百里本作二百里傳寫誤加一畫耳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二百里諸侯適合五百里之數皆不積而計之也史記夏本紀漢書地里志竝同今本無可據以訂正然尋繹文義其誤自見蓋甸服分爲五等若曰百里賦納總百里納銍百里納秸服百里粟百里米則於文不便故積而計之曰百里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至侯服以下或分三等或分二等自無庸積而計之矣若如今本將使人積而計之乎則止于三百里將使人不積而計之乎則又成六百里疑誤後人莫此爲甚而於太史公及馬鄭之說皆不可通矣堯典咨女二十有二人王氏引之謂當作三十有二人四岳爲四人十二牧爲十二人禹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爲九人殳斨伯與爲三人朱虎熊羆爲四人合之爲三十二人說詳經義述聞此文二謁爲三猶彼文三謁爲二凡若斯類其數顯然卽可從而訂正似無容別求證據也

二百里流

傳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

樾謹按廣雅釋詁流末也漢書外戚傳託長信之末流是流有末義故冕玉之垂者謂之斿旌旗之游字亦作旒其義竝通也此二百里最居五服之末故謂之流矣枚傳訓移未得其旨

怠棄三正 甘誓

傳曰怠隋棄廢天地人之正道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鄭注曰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枚傳卽本鄭注然天地人之正道但謂之三正於義未明恐鄭義非也釋文引馬注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若然則有扈氏所建

何正豈亦如秦人之建亥乎經無明文疑不足據今按爾雅釋詁曰正長也故古謂官長爲正昭二十九年傳木正曰句芒杜注曰正官長也是其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齊人賂晉六正注曰三軍之六卿竊謂三正六正其義正同據周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雖未知夏制如何然上文乃召六卿詩棫樸篇正義引鄭注曰六卿六軍之將是王六軍六卿與周制同然則大國三軍三卿宜亦同矣是故三正者三卿也猶晉六卿謂之六正也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以天子之命卿而怠棄之則其不奉王命任用私人可見矣故以爲罪也

御非其馬之正

傳曰御以正馬爲政

樾謹按史記夏本紀作御非其馬之政尋繹枚傳似以正馬釋政字其所據經文亦當作政也惟御非其馬之政於義難通政疑攻字之誤上文曰左不攻于左女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女不恭命此文曰御非其馬之攻女不恭命三攻字同義御非其馬之攻猶云御不攻于御也攻誤作政猶鄭注工作不休今誤作正作不休也說見禹貢厥賦貞下

予則孥戮女

傳曰孥子也非但止女身辱及女子

樾謹按如枚說則經文當言戮女孥矣非經義也周官司厲注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箕子爲之奴是古本止作奴不作孥漢書季布欒布傳贊曰奴僇苟活此固尚書家舊說然上文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明是誅戮之戮此承戮于社而言不當別爲戮辱之戮疑奴當讀爲孥文選長笛賦注引蒼頡篇曰孥捽也引也予則孥戮女言予則捽引而戮女也枚傳固非舊說恐亦未是耳

羣經平議四

德清俞樾蔭甫著

尚書二

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湯誓

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

穡謹按史記殷本紀曰舍我嗇事而割政無夏字枚傳亦不

及夏字是夏字衍文也後人因正義曰爲割剝之政于夏邑

故妄增之耳然傳義與經旨未合葢經旨正如蔡傳所謂亳

邑之民憚伐桀之勞者宋儒雖短于詁訓至其體會古人語

意則有獨得之見未可盡沒也我后當謂湯割讀作害大誥

天降割于我家釋文曰割馬本作害是割與害古通也害即

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下文時日害喪之害今作曷乃後人所改孟子梁惠王篇引
作時日害喪可證古本作害也詩葛覃篇毛傳曰害何也亳
衆蓋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何正乎故湯告之曰予
畏上帝不敢不正也史記作政者正之爲政猶害之爲割竝
假借字耳

有衆率怠弗協

傳曰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馬注曰衆民相率怠憺不和同枚傳正
用馬注然非經旨也經方言桀之無道乃又責民之怠惰斯
不然矣怠讀爲殆古怠與殆通詩元鳥篇受命不殆鄭箋曰
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注
曰徒使人精神疲殆解殆與疲殆其字竝當作怠而經皆作
殆是怠殆通也此文殆字當爲危殆之殆言夏王率遏衆力
率割夏邑故其民率危殆而弗協也三率字皆語詞詩思文
篇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馬注以相率釋之亦誤矣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盤庚上

樾謹按遷于殷是既遷矣民不適有居是既遷之後民有所
不便非未遷以前民不樂遷也嘗取盤庚三篇反覆推求竊
謂盤庚之作當從史記殷本紀說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
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
是盤庚之作在小辛時作盤庚所以諷小辛也傷今思古猶
小雅楚茨諸篇之義也呂氏春秋慎大覽曰武王乃恐懼大

息流涕命周公曰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眾之所
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
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有徵矣盤庚之作因百
姓思盤庚而作則所重者盤庚之政也其首篇述盤庚遷殷
之後以常舊服正法度即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指
也其中下兩篇則取盤庚未遷與始遷之時告誡其民之語
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後漢書文苑傳杜篤
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
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
徙都于亳正義引鄭注意亦略同是盤庚之政去奢行儉之
政也篇首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荅民習于耿之奢淫

故至殷而不適有居言不安于所居也盤庚以常舊服正法
度而告之曰無傲從康又曰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
黍稷又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又曰自
今至于後日各荅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所
再三致告者皆勉以本業戒以荒淫正與去奢行儉之指合
且曰自今至于後日則爲既遷後所作可知使其時尚未遷
則但可如中篇之末所云今予將試以汝遷不當曰自今至
于後日也又自王若曰格汝眾至罰及爾身弗可悔凡數百
言無一語及遷至中篇則屢言之曰視民利用遷又曰今予
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又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豈
非中篇述未遷時語故屢及之上篇乃盤庚遷殷後正法度

之言與遷無涉乎故以當時事實而言盤庚中宜爲上篇盤庚下宜爲中篇盤庚上宜爲下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則又在後矣惟奠厥攸居而民不適有居此盤庚所以必正法度也然則作書者何以顚到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故始所作者茲止今之上篇載盤庚遷殷正法度之言而已無中篇無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與始遷時再三致告其民者民猶孰而能詳也於是亦附其後焉此中下兩篇所以作也序書者不能不曰三篇在作書者則以上篇爲主而中下兩篇特附焉者也是故盤庚三篇宜仍伏生之舊合爲一篇而仿漢后經之例罰及乃身弗可悔之下空一格接盤庚作永建乃家之下空一格錄之體而其義則從史記爲百姓追思而作上篇所載皆盤庚遷殷後之言則篇中文義自明矣

率籲衆感出矢言曰

樾謹按盤庚上篇既曰盤庚遷于殷又曰盤庚敎于民由乃在位一篇而兩用發端之語先儒未有得其義者今按說文頁部籲呼也商書曰率籲衆戚是感本作戚今作感者後人依枚傳義改之也率乃語詞詩思文篇毛傳曰率用也盤庚因遷殷之後民不適有居用是呼衆戚近之臣使之出而矢言于民也籲之義當從說文訓呼古彝器銘詞每用呼字無

專鼎曰王呼史友冊命無專頌鼎曰王呼史虢生冊命頌師
遽敦曰王呼師朕錫師遽貝十朋師酉敦曰王呼史秏門冊
命師酉吳彝曰王呼史戊冊命吳此類甚多然則顧眾戚者
呼眾戚也正古人紀載之體自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至底綏
四方凡九十四字皆盤庚使人依已意爲此言故盤庚之文
聱牙難讀而此九十四字獨爲明順蓋譔述之文與面命者
不同也其文至底綏四方已畢下乃盤庚進其臣而親誥之
與上文不相蒙故各以盤庚發端焉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樾謹按我王卽謂盤庚也盤庚自言皆稱予此則使眾近臣
出而陳辭非盤庚自言故稱我王也來者自耿來亳也爰之
言易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服注曰爰易也既
爰宅于茲言既易宅于茲也盤庚上篇爲遷殷後作此其明
證矣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樾謹按商書言其如台者四湯誓篇夏罪其如台高宗肜日
篇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篇今王其如台殷本紀皆易其文
曰柰何惟此篇卜稽曰其如台本紀不載以類求之則亦當
爲柰何蓋古語如此也曰字句中詞助非卜詞也言我民不
適有居則是奢淫無度不能相正以生矣雖卜稽可柰何當
以卜稽曰其如台六字爲句曰其猶越其也下文曰越其罔
有黍稷越與曰古通用耳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盤庚之

遷盤不用卜故有非敢違卜之言說詳下篇當時臣民必有以此爲口實者故盤庚言苟不能以法度相正以生雖卜亦無如何耳

先王有服

傳曰先王有所服行

樾謹按枚義迂曲殆非也說文又部叚治也從又從口口事之制也然則服事之服字本作叚今經傳皆作服服行而叚廢矣口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鄭后制字子服是也襄三十年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上下有制也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車服之服矣呂氏春秋樂成篇曰田有封洫都鄙有服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不可通疑高氏原注曰服法也盤服爲制故亦爲法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此云先王有服言先王有制也盤庚遷殷之後因民習以耿之奢淫不適有居故以先王之制告之其下云以常舊服正法度所謂常舊服卽先王之制矣

于今五邦

傳曰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往居亳爲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計湯旣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

樾謹按釋文引馬融云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其說亦與

鄭同詰以漢人舊說破之張平子西京賦曰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據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然則後五遷當從亳始若竝商丘數之則不足前八遷之數矣枚傳悉本書序自不可易但因不知上篇爲遷殷後作而曰我往居亳則疑不可竝今所欲遷者而預數之正義謂意在必遷故通數爲五此說殊爲迂曲故自盤庚上篇之義明而五邦之數亦定矣

盤庚斁于民由乃在位之命

傳曰斁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

樾謹按傳義非也說文教部斁覺悟也益民之不適有居由于奢淫成俗而民之奢淫成俗實由在位者導之盤庚覺悟

于民之不適有居由于在位者之故而欲以法度正之故曰盤庚斁于民由乃在位九字作一句讀其下曰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文義本一氣正義曲徇枚傳曰先教民又戒臣失之矣

予告女訓女猷黼乃心

傳曰告女以法教謀退女違上之心

樾謹按此當以予告女訓女五字爲句告女訓女與中篇承女俾女文法正同猷黼乃心四字爲句傳云謀退女違上之心即釋猷黼乃心之義謀退上無女字知經文猷黼上不當連女字也今讀予告女訓爲句不如枚傳爲長惟傳以猷爲謀義亦未安說文無猷字文選張茂先女史箴王猷有倫注

引詩王猶允塞云猷與猶古字通是猷卽猶字也猶通作由
莊十四年左傳正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是也由用
也猷亦用也言予告女訓女用黜女違上之心也中篇曰暨
予一人猷同心猷同心者用同心也傳曰謀同心徙蓋不知
其爲語詞而訓爲實義胥失之矣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傳曰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樾謹按說文言部譒敷也商書曰王譒告之近世學者皆據
此謂當於之字絕句然修字屬下讀殊不成義恐說文或奪
去修字未足據也惟如傳義解爲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亦
於經文不合經言播告之修不言播告以所修也修疑當讀

爲迪修字本從攸聲多方篇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釋文云
迪馬本作攸然則以修爲迪猶以攸爲迪也呂刑篇惟時伯
夷播刑之迪與此經播告之迪文義正同迪者道也枚氏於
彼傳解爲伯夷布刑之道然則播告之迪亦謂布告之道也
盤庚進其臣而告之期於開誠布公使羣臣同諭故首言先
王布告之道如此見我今日亦率由是道也因假修爲迪故
學者不得其解耳
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
傳曰女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
樾謹按經文止言含德不言含惡德傳乃增出惡字非經旨
矣含之言藏也懷也國語楚語士氣含收韋注曰含藏也戰

國策秦策含怒日久高注曰含懷也惟女含德者惟女懷藏其德也惕當讀爲施白虎通號篇引尚書曰不施予一人卽盤庚此文段氏撰異謂古文作惕今文作施其實古文惕字當從今文讀作施本字惕假字言女懷藏其德不施及予一人也含與施正相應成義下文曰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施德于民卽施予一人君民一體也上用假字下用本字古書自有此例解爲畏懼非其旨矣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

傳曰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姓

樾謹按枚傳未得和字之義和當讀爲宣禹貢篇和夷底績水經桓水注引鄭注曰和讀曰桓桓與宣竝從亘聲古亦通用魏策魏桓子韓子說林篇作魏宣子是其證也和可讀爲桓故亦可讀爲宣矣女不和吉言于百姓者女不宣布吉言于百姓也枚以本字讀之非是

世選爾勞

傳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女功勤

樾謹按傳訓選爲數於義迂曲非經旨也選當讀爲纂爾雅釋詁纂繼也禮記祭統篇纂乃祖服襄十四年左傳纂乃祖考國語周語纂修其緒其義竝同世纂爾勞者世繼爾勞也選從巽聲纂從算聲古音相近說故下文曰予不掩爾善也選從巽聲纂從算聲古音相近說文食部饌具食也從食算聲重文饌曰饕或從巽是巽聲算聲相近之證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引作

不可算也選之通作纂猶選之通作算矣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盤庚中

傳曰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正義曰鄭元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爲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爲之法也

樾謹按經文止言盤庚作不言造作舟船諸說皆非經旨由不知盤庚中篇實爲上篇故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與此作字同盤庚作猶繫辭傳曰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也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言盤庚既卽位承祖乙之後奢侈逾禮故思涉河以民遷也中下兩篇皆附錄盤庚遷都之事故以此發端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正相因也上篇曰盤庚遷于殷則爲遷殷後事自後人泥于篇第因竝盤庚作之義而失之矣下云乃話民之弗率葢上篇是遷殷後事故曰不適言既遷而民不便也中篇是未遷時事故曰弗率言將遷而民弗從也

乃話民之弗率

傳曰話善言

樾謹按詩板篇抑篇毛傳竝曰話善言也話之爲善言固古訓矣然此經話字在民之弗率上則非善言之謂也善言民之弗率於義豈可通乎話當讀爲佸說文人部佸會也字亦作括詩車舝篇德音來括傳曰括會也葢皆聲近而義通盤

庚會合民之弗率者而誥之故曰乃話民之弗率話卽佸之假字不當以本義說之

古我前後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樾謹按枚讀保后胥慼爲句非也洛誥篇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亦以承保連文江氏聲讀罔不惟民之承保爲句洵長於舊讀矣后胥慼當自爲句胥慼者相憂也言憂民之憂也鮮讀爲斯詩瓠葉篇鄭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是鮮與斯聲近義通浮讀爲佛後漢書襄楷傳注曰浮屠卽佛陀但聲轉耳鮮以不浮于天時者斯以不佛于天時也古書每以佛爲之法言寡見篇佛乎正李軌注曰佛違也文選非有先生論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於耳李善注引字書曰佛違也竝其證也又曰佛扶勿切是佛與扶爲雙聲而浮從孚聲與扶爲蠹韵故浮得讀爲佛也此言君常憂民之憂斯于天時無所違失若從枚傳則但曰鮮不浮天時文義已足而以字于字皆贅矣江氏聲據漢后經戚作高因讀后胥高鮮爲句爲之說曰小山別大山爲鮮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其說甚鑿恐不可從漢后經作高者亦聲之轉也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篇作舜見瞽瞍其容造焉蹙從戚聲造從告聲而得相通然則戚聲之轉卽如告矣高與告聲近故皋字通

作高又通作告是其例也漢石經戚作高正猶慼之爲造矣讀古書者當依聲而求字勿逐字而求解浮之爲佛戚之爲高其義絕遠殆難爲拘文牽義者道矣

承女俾女

傳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女使女徙

樾謹按俾之訓使蓋本釋詁文然如傳義則俾女下必增出徙字於文方足矣說文人部俾益也字亦作𥫱會部曰𥫱益也又通作埤廣雅釋詁曰埤益也俾與𥫱埤聲義皆同承女俾女者承引女俾益女也與予告女訓女句法相似說詳上篇

惟喜康共

傳曰惟與女共喜安

樾謹按如傳義則當云惟喜共康於義方明不當云惟喜康共也傳義殆失之矣廣雅釋詁拱固也共拱古通用論語爲政篇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釋文共鄭作拱是也惟喜康共者惟喜安固也康之義爲安共之義爲固康共二字平列上文承女俾女承俾二字亦平列枚說竝于文義未安

予若籲懷茲新邑

傳曰言我順和懷此新邑

樾謹按小爾雅廣詁若女也說文頁部籲呼也予若籲者予女呼也猶言予呼女也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竝曰懷歸也懷茲新邑者歸此新邑也言予呼女歸

此新邑亦惟女故耳枚氏於上篇率顧眾戚訓顧爲和此顧字亦訓和段氏玉裁謂顧音同籲籲音同籲說文籲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故訓爲和今按龢龤字竝從龠然則顧之訓和自是古訓然以率顧眾戚爲率和眾憂之人以予若顧懷茲新邑爲我順和懷此新邑實于文義未安學者固不得因枚傳之僞而廢顧和之古訓要不得因顧有和義而曲從枚傳也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感動予一人

傳曰女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忱感動我是女不盡忠

樾謹按枚氏于句讀未審此當以乃咸大不宣爲句乃心欽爲句念以忱動于一人爲句宣者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未宣其用國語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杜注韋注竝曰宣明也是其義也欽言欽欽然也詩曰憂心欽欽是其義也重言之曰欽欽單言之曰欽古語類然故毛傳鄭箋每以重言釋一言如咥其笑矣傳箋竝曰咥咥然垂帶悸矣傳箋竝曰悸悸然條其歗矣傳箋竝曰條條然皆其例也爾雅釋詁曰念思也念以忱動予一人與下篇念敬我眾文法正同言汝不憂朕心之所困乃皆大不明乃心欽欽然思以誠意感動予一人冀不遷也枚讀欽念以忱爲句故上下文皆失其讀矣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傳曰女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

樾謹按經言不屬而傳言不屬逮古增字釋經非經旨也釋

文引馬云獨也屬之訓獨益以聲訓荀子成相篇剄而獨鹿弃之江楊注曰獨鹿與屬鏤同本或作屬鏤然則屬之與獨古通用也爾忧不獨義不可解疑忧字馬本作沈爾沈不獨惟胥以沈言不獨爾自沈溺且相與沈溺也獨字胥字正相應成義沈與忧字形相近詩采薇篇正義引鄭周易注曰慊讀如羣公濂之濂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然則沈之爲忧猶濂之爲慊並由立心與水相近之故耳馬注雖存于釋文而因沈誤爲忧遂無能申明其義者王氏鳴盛謂當云不獨大非古人以聲相訓之旨矣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

傳曰我一心命女女遠我是自臭敗

樾謹按經言命女一心不言一心命女傳義非也一字當屬下讀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爲法則盧辯楊倞注並曰一皆也一無起穢以自臭者皆無起穢以自臭也今予命女當自爲句不連一字讀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

傳曰言我先王安女父祖之忠今女不忠女父祖必斷絕棄女命不救女死

樾謹按經文本一氣連屬若如傳義加入今女不忠一轉恐非經旨也綏當讀爲退文十二年左傳乃皆出戰交綏杜注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誘然則古名退軍爲綏正義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

舊說綏卻也是綏與退古字通也禮記檀弓篇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或爲妥卽其例矣綏乃祖乃父者退乃祖乃父也此承土文女有戕則在乃心而言謂女有戕害人之心我先后已知之必因孫子之不賢而斥退乃祖乃父於是乃祖乃父亦斷棄女不救乃死也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

釋文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

樾謹按乃祖乃父丕乃告乃祖乃父義不可通段氏玉裁謂當於告字絕句此亦曲說也我高后既作乃祖乃父則乃祖乃父必作我高后傳寫奪去之耳尋繹文義似以

別本爲長上文云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此當於政字絕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茲子有亂政義與彼同枚傳訓亂爲治非也同位同在朝廷之位者指羣臣而言羣臣之貪由于君政之亂故曰茲子有亂政句同位具乃貝玉於是我高后丕乃告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盤庚自謂也上文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枚傳曰幼孫盤庚自謂然則此文朕孫亦盤庚自謂明矣以其有亂政故作大刑也上言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此言高后作丕刑于朕孫一就臣言一就君言言君臣將同受其罰也上文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女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

心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亦是一就君言一就臣言葢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皆反覆申明不遷之害君臣上下竝有大咎說者誤解茲予有亂政一節爲責臣之辭則於義偏矣既以此一節爲責臣之辭於是疑朕孫當指臣不應出於高后之口遂改我高后丕乃告乃祖乃父爲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而經意全晦賴有陸氏釋文猶可藉以訂正耳至下文迪高后之迪乃發端之詞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自改經文爲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枚傳遂訓迪爲道言女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女其不辭甚矣

弔由靈盤庚下

傳曰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

樾謹按訓弔爲至文義迂曲非經旨也弔訓至亦訓善詩節南山篇不弔昊天毛傳曰弔至鄭箋曰至猶善也柴誓篇無敢不弔正義曰弔訓至也鄭云至猶善也是弔之訓善固尚書家舊說矣弔善也靈亦善也弔由靈者善用其善謀也下文宏茲賁枚傳曰宏賁皆大也善用其善謀謂之弔由靈猶大此大業謂之宏茲賁也若謂弔靈不當竝訓善則宏賁亦不當竝訓大乎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傳曰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

樾謹按此當於用字絕句大誥篇曰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

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竝以卜用連文此云各非敢違卜用義亦然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是用字本從卜中會意尙書卜用連文於本義最近宏茲賁三字爲句與弔由靈一律弔靈皆善也宏賁皆大也正見古人用字之精又按經云非敢傳云不敢亦於經義未合葢盤庚遷殷實不一用卜觀中篇無一語及卜可知矣不然盤庚方假鬼神禍福之說以聳動其民使得吉卜亦當如周公大誥屢及之矣何不一言乎當時臣民必有以此爲口實者故盤庚於既遷之後自解之曰各非敢違卜用也各乃語詞廣雅釋詁各詞也徐鍇說文繫傳於曰篆下云凡稱詞者虛也語气之助也枚傳不知各爲語詞而以君臣言斯失之矣廣雅各詞也一訓

必有所受之王氏念孫疏證疑爲若字之譌非然也

尙皆隱哉

傳曰相隱括共爲善政

樾謹按枚解隱爲隱括是也此必古訓相承如此枚竊取之而以共爲善政足成之則非其義矣隱括與檃栝同荀子性惡篇楊倞注曰檃栝正曲木之木也耿俗奢淫逾禮不正甚矣盤庚遷都之意本在於此故既遷之後卽欲以法度正之因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而告之曰尙皆隱哉欲其去奢淫之舊俗而就法度也其下曰朕不肩好貨又曰無總于貨寶皆與去奢行儉之旨合故知漢人所傳爲不虛也漢石經隱作乘乘字義不可曉疑當爲繩詩緜篇鄭箋曰乘聲之誤

當爲繩也是其例矣淮南子時則篇繩者所以繩萬物也高注曰繩正也則亦與隱栝同義今古文文異而義同上篇曰不能胥匡以生匡亦正也不能胥匡是不就隱栝也然則盤能以常舊服正法度卽由隱哉一語發其端矣觀其文義盤庚上篇實與下篇相承前人泥于篇第未有能見及此者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 高宗肜日

樾謹按降年之永不永疑與正厥事無涉正義引鄭注曰年命者憃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於義亦未安祖已豈當以王爲憃愚之人邪嘗反覆推求於漢書五行志而得此經之旨五行志引劉歆說以爲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歆此說雖或附會亦必有所自商自陽甲以來諸君享年不永據竹書紀年陽甲四年小辛三年小乙十年惟盤庚二十八年耳高宗承小乙之後見先君皆不永年而肜祭之日又有此異爲繼嗣將易之象必將悚然震動殷本紀云武丁懼懼者懼此也又云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而已史公增勿憂一語乃善於說經者篇中自惟天監下民典厥義至乃曰其如台皆告王使勿憂也非天天民民中絕命史記作非天天民中絕其命是下一民字當爲衍文天既孚命漢石經孚作付亦當從之孚之爲付猶桴之爲枹也祖已之意蓋謂天之降年有永不永非天天民而絕其命也乃民有不若德不聽罪之故耳天既付命于人人苟能正其德雖有妖孽其柰何哉乃

曰其如台與盤庚篇卜稽曰其如台義同猶言越其柰何也
說見盤庚上篇祖已因武丁恐懼故爲此言使王勿憂自王
司敬民以下始是進戒之詞故以嗚呼發之也古大臣進言
于君從容不迫如此是可見其愛君之誠矣然非史公勿憂
二字則篇中之義不顯故知西漢經師之說爲可寶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傳曰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人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
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
樾謹按傳文當曰典常也傳寫奪典字耳無非天所嗣釋罔
非天胤之義典常也祭祀有常釋典祀之義孔穎達據誤本
作正義乃讀傳文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九字爲一句而釋
之曰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爲常道者也則大非傳義矣然
如傳義讀罔非天胤爲句實亦未安疑當以罔非天爲句王
司敬民司字史記作嗣當從之言王嗣位敬行民事罔非天
所命也祖已言此者見天降下民作之君人君乃天所命以
治民者也其位雖傳之自父其命實受之自天不當私其所
親也胤典祀自爲句爾雅釋詁曰胤繼也典當爲殄考工記
輈人是故輈欲頎典司農云典讀爲殄是其證也釋詁曰殄
絕也胤殄祀者繼絕祀也言當繼續其已絕之祀無徒豐於
近廟也按殷本紀自祖乙以後陽甲小辛小乙四君皆兄弟
相及通典卷五十一引賀循議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
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賀循此議必尚書家舊說以

其說推之則盤庚止立父祖乙廟而不立兄陽甲廟小辛之於盤庚小乙之於小辛亦必猶是矣高宗繼父小乙之後其止立父小乙廟而世父陽甲盤庚小辛皆無廟從可知也此實當時闕典故祖已以繼續已絕之祀無徒豐于近廟爲高宗諷也通篇皆告王使勿憂而其訓于王者止此數語蓋此下尙有高宗之訓一篇必詳言之而今亡矣此篇告王勿憂之意爲多故以高宗肜日名篇下篇所載當詳言其所訓于王之事故以高宗之訓命篇也不然何不分爲上下兩篇而必異爲之名乎

天既訖我殷命 西伯戡黎

樾謹按是時殷猶未亡乃云既訖我命義不可通古書既與其每通用禹貢濰淄其道史記夏本紀作既道詩常武篇徐方既來荀子議兵篇引作徐方其來竝其證也天既訖我殷命當作天其訖我殷命蓋以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故推度天意如此也此篇以天其訖我殷命發端猶微子篇以殷其弗或亂正四方發端也皆事前推度之辭若作既訖則似乎事後之論矣

格人元龜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正義曰格訓爲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

樾謹按至道之人謂之至人義殊未安元大也格亦大也元龜者大龜也格人者大人也史記格作假爾雅釋詁假大也

方言曰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周秦之閒謂之假此經字雖作格義與假同卽以格至之義而論釋詁曰晊大也釋文曰本又作至然則至亦大也格之義爲大矣凡有大義者皆有美善之義元訓大亦訓善卽其例也論衡卜筮篇引此經而釋之曰賢者不舉大龜不兆是王仲任以格人爲賢者義自可通孔穎達以爲至道之人則失之矣

指乃功

傳曰言殷之就亡指女功事所致

樾謹按枚傳未解指字之義指致也言致極爾之事必將爲戮也詩武篇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指與耆古字通用皇矣篇上帝耆之潛夫論班祿篇引作上帝指之是其證也書言指乃功詩言耆爾功文異而義同美惡不嫌同辭

我祖底遂陳于上微子

傳曰言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

樾謹按底遂陳于上蓋以德言下文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紂所亂敗者卽湯所底遂而陳者也上句不言德者文見於下故省于上古人自有此文法也傳不知此而增出功字失之

我用沈酗于酒

樾謹按無逸篇傳以酒爲凶曰酗是枚氏所據本固作酗故其說如此必非枚氏私造此字而自爲之說也陸德明謂說文作酗然說文酗篆下竝不引此經壁中古文作酗與否未

可知也玉篇酉部酗許具切兇酒曰酗酗又出酗字曰同上
玉篇之字多本於說文安知古本說文酗篆下不更有重文
作酗者乎鄭康成注周官司救亦有酗醬之文不得謂漢時
無酗字矣葢酗者會意字也酗者形聲字也經典相承之字
苟合六書之旨皆可各從其舊江氏聲必謂酗不成字改從
說文作酗失之泥矣

好草竊姦宄

傳曰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外內

檮謹按枚氏解草竊之義殊爲望文生訓江氏聲曰莠害苗
爲草竊引呂氏春秋辨土篇文爲證然彼文云夫四序參發
大咊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擿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

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此自是
呂氏譔造之語非古人名莠害苗爲草竊也不得因草竊二
字適與此經合遂引以爲證孫氏星衍引廣雅釋言鈔掠也
謂與草聲相近其說視江氏爲長然讀草爲鈔於古無徵如
其說則盜聲與草聲亦相近直讀爲盜竊豈不更徑易乎江
孫兩說殆皆未塙今按竊當讀爲蔡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
又何足以濟世哉釋文曰竊竊本作察察然則竊之爲蔡猶
竊竊之爲察察也草竊者草蔡也說文丰部丰艸蔡也象艸
生之散亂也是草蔡有散亂之義古語然也其本義屬草引
而申之則凡散亂者皆得謂之草蔡故與姦宄連文好草蔡
卽好亂也草蔡之語止見于許氏之書他無所見古語久湮

而此經又假竊爲蔡於是其義益晦矣

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傳曰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

櫆謹按經文止有獲字無中字傳義非也詳此經之義正牧誓所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者昭七年左傳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又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皆可以說此經蓋文王之法有罪人逃亡則大蒐其眾期于必得而紂則反是故當時以爲逋逃之淵藪凡有辜罪者乃罔恆獲也罔恆獲猶言常不得使倒其文曰乃恆罔獲則其義便明顯而非古書佶屈之體矣

我其發出狂吾家耇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櫆謹按史記宋微子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是微子之問有一死一去兩意故上文既決殷之淪喪又特呼父師少師而發此問乃微子作誥之本意也我其發出狂此去之說也狂史記作往集解引鄭注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是其義也吾家耇遜于荒此死之之說也正義引鄭注曰耇亂也蓋不忍斥言紂昏亂故言吾家昏亂與上文我用沈酗于酒不言紂而言我語意正同遜古與馴通故堯典五品不遜史記五帝紀作馴周易坤六二象傳曰馴致其道釋文引向秀曰馴從也荒讀爲亡下文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

災亡殷國是讀荒爲亡正古文家說此荒字當亦同也吾家耄遜于荒言吾家亂而從于亡葢欲從紂死不忍斥言故微其詞也微子之意若曰我其發出往乎抑吾家亂而從于亡乎今爾無指告我則或去或死不知所從無所措手足矣故曰予顛隮也若之何其乃致其問之之意攸傳謂如之何其救之亦非當日語意也微子之意晦于千載賴史公數語猶可得其梗概耳吾家耄遜于荒史記作吾家保于喪保耄同聲惟無遜字疑或奪誤然觀上句狂字史記作往此句荒字史記作喪則微子一去一死兩意居然可見下文詔王子出迪葢就微子之意而爲決之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適讎不怠

傳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

檄謹按如傳義則讎斂與召敵讎一也何必重復言之乎釋文曰讎如字下同此依傳義作音也又曰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是鄭本上讎字與下異讀馬本則竝異其字矣段氏玉裁謂鄭亦讀讎爲稠非也鄭葢讀讎爲疇故徐云鄭音疇也一切經音義卷一引國語賈注曰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孟子盡心篇易其田疇趙注亦曰疇一井也鄭讀讎爲疇當從此訓殷制用助法上所應得者惟公田所入而已其外皆民之私田上不得而斂之也此云疇斂則是按井而斂之是所取不止公田矣殆紂時所加賦歟又當爲刈據說文

乂刈本一字也王逸注離騷曰刈穫也降監殷民用乂疇斂言下視殷民方用刈穫之時計疇而斂之也鄭義每存乎音以音求之往往可得其義矣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